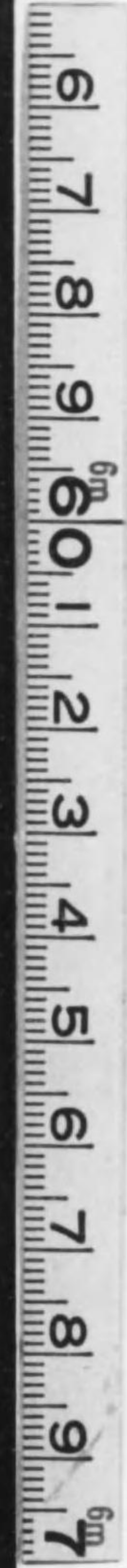


舊聞小錄

卷上

309

37



始





養  
聞  
水  
鏢





例言

- 一、此書所記。係天明寬政以後之人。天明寬政以前之人。不多記之。
- 一、此書。分爲上下二卷。上卷。概舉余曾祖父及祖父之交友門人。而下卷則弘及其他之人。然此書。非爲各人立傳。不過錄余所聞之一二事而已。
- 一、古人事蹟。赫々照人之耳目者。前修備載。故此書。一切從闕如。
- 一、此書。新舊雜揉。序次無統。看者勿尤之。
- 一、古人名字鄉貫。大抵記之。然其顯而不及。記者從省。
- 一、余鄉。昔者稱吉田。後改豐橋。此書記曰吉田。以其係豐橋。

以前之事也。江戶之於東京亦然。

一、書中有如江戶爲江都。爲東都。隅田川爲墨田川。大阪爲浪華。上野下野爲上毛下毛。蝦夷爲蝦地。爲北地。漢土爲支那。爲清國。爲中華民國。露西亞爲俄國。爲鄂羅斯者。此宜一定。而未遑改之也。

一、余曾祖父號錦城。祖父號晴軒。先考號晴齋。今唯記曾祖父。先大父。先考。不一々記其號也。

一、此書所記。若有謬誤。幸見告。當速訂之。

一、余之所聞見。未止於此。當繼續書之。

才識

本書所載人物目次

卷上

松平信明  
松平定信  
日野資愛  
林述齋  
吉田雨岡  
龜田鵬齋  
釋良寬  
釋六如  
多紀桂山  
多紀安元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多紀叔安  
鈴木石橋  
蒲生君平  
小川泰山  
吉田篁墩  
藤田幽谷  
小笠原冠山  
太田全齋  
山田正珍  
伊藤良弼  
草鹿蓮溪

五 六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大田愚溪 大田喬松 河合寸翁 加藤善庵 塘宅山 篠崎睽孤 酒井明卿 荒井堯民 百川玉川 中井乾齋 平尾信從 伊藤忠岱

三〇 三一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五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七 三七 三八

海保漁村 皆川宗海 庭屋玄龍 釋靈巖 平井飛卿 原澤文仲 木塚利和 河野櫟齋 金子竹香 小林修省 小谷鹿門 小町玉川

三九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四 四四

松川東山 濱中周人 山中天水 大島無害 江戶三市人 太田南畝 加藤千蔭 山田檢校 井上貫流 三浦仙太郎 近藤守重 新井成美

一〇 一一 一一 一二 一二 一二 一三 一三 一三 一四 一四 一五

土生應期 諸葛琴臺 遠藤章達 巴陵道人 檜田東岩 檜田北岸 大田錦城 大田德厚 大田雄飛 大田晴軒 大田蘭香 大田晚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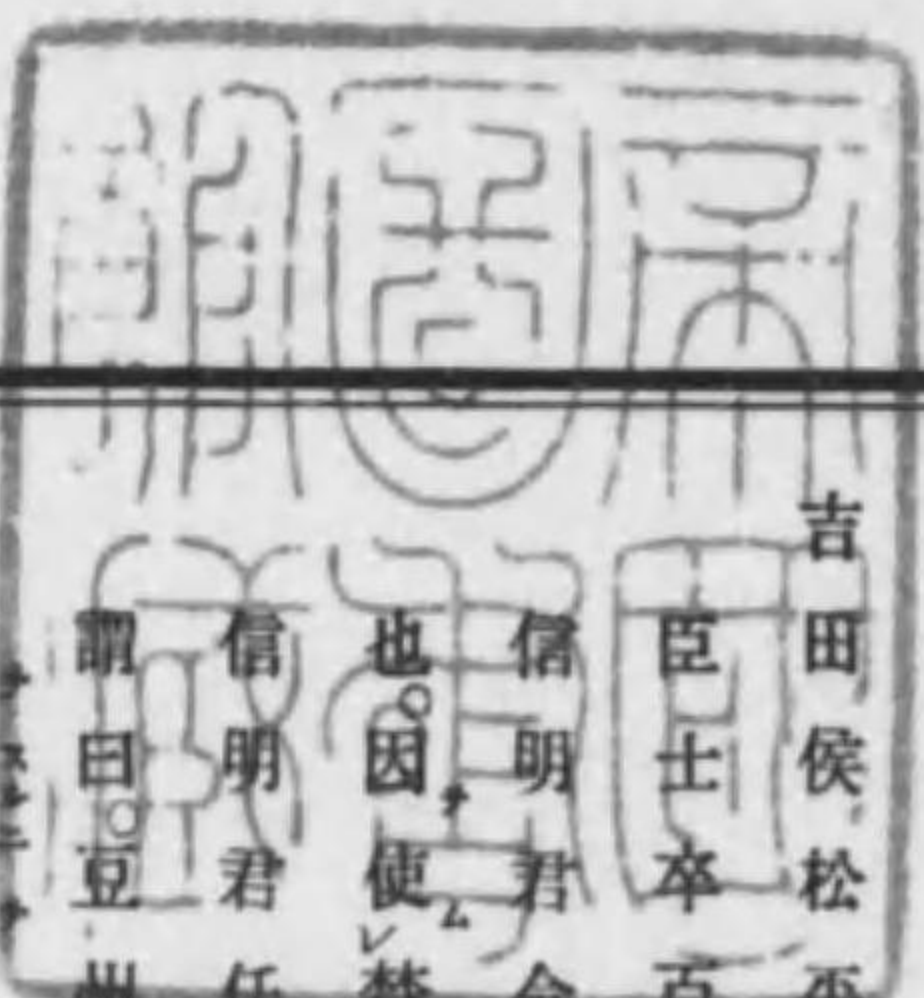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一 二二 二二 二六 二六

根來子寬	秦星池	近藤元隆	岡田十松	酒井良佑	勇夫大八	久保木竹窓	伊能忠敬	江森城陽	竹內福水	府川弦五	村尾匠作
四四	四五	四五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八	四八

志毛藕塘	朝日晉亭	舟生備成
四八	四八	四九

### 舊聞小錄卷上

淳軒 太田才子德著



吉田侯松平信明君以聰明見稱。當時尾張侯以幕府親藩恃勢驕恣。嘗率從臣士卒百餘人。至吉田。夜擊鼓。以警遣使於藩。曰。禁城上擊鼓。恐亂其聲也。信明君命倉垣孫左衛門應之。曰。城上擊鼓。國法為然。雖有君命。不能奉之也。因使禁從臣擊鼓。尾張侯嘆曰。宗家有臣如此。我安得不禁。

信明君任老中。與白河侯俱執職。時弊革新。庶政大舉。侯以君為不可及。常謂曰。豆州君之智。應事輒生。我之智。則不然。是我之所不能遠及也。及侯以病辭職。君代列首班。

龍野侯脇坂中務少輔嘗謂左右曰。我無所恐於天下。所恐者。獨有二人。汝等試射之。左右曰。豈非主上與將軍之謂乎。曰。主上將軍。姑舍是。當求之於他。咸曰。不知之。中務曰。我之所恐。一為辰口。老爺。一為根岸肥前守。辰口。信

明君之邸所在。肥前守名鎮衛幕府士官至町奉行。

信明君之在吉田也。有因郡吏而獻菊花者。其花極大且美。世所稀有也。君曰。却之。此必不祥之物也。後郡吏遣人檢之。茶毗場中所生也。

信明君極好學。初聘平賀晉民。次聘井上金峨。後聘余之曾祖父。晉民奉徠學。金峨與曾祖父皆修折衷學。朱學盛行之際。君獨聘異學之徒。蓋其見有所異于他也。

余之曾祖父仕信明君。為侍講。每月講經者六。其講也。君使諸臣悉會而聽之。而每聽講。坐不敢設茵。曰。聞聖人之言也。豈不敬乎。

信明君世子信順君。比年十六七。高崎侯右京亮招以鑿之。信順君無何而歸。君曰。何歸之急也。曰。右京招妓侍兒。見不以為快。是以歸。君大賞之。

白河侯一日戲詠歌。以示之。信明君曰。霜月仁霜乃布留乃波幾箇江多賀奈世十月仁十賀布良奴會。信明君直酬曰。十月仁十波布良彌止志具禮布留志具禮波時雨止加加奴茂乃加波。侯嘆賞弗措。

白河侯松平定信任老中。威振內外。時有中屋某者。上野人。業商。兼善相術。一

日謁侯。退而謂人曰。侯之相。以法言之。當喪家。而寄食他人也。然侯今當天下之重寄。威焰烜赫。何曾有寄食之事哉。我自少喜相術。自以為相人。萬不失一。而今於侯失之。我不復相天下之人也。文政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江戶有火。侯八丁堀邸亦遭災。時侯以病在床。從臣負之。至愛宕街松山侯邸。住數日而薨。中屋之言。至是有信云。

日野資愛。字子博。號南洞。家稱洗心堂。資矩子。官至權大納言。為人賢而好學。常與文人詩客交。使其賦詩作歌。以為樂。又奉使至江戶也。每必延學者詩人。以為風流說話。被其招者。如林述齋、佐藤一齋、菊池五山、大窪天民、及余之曾祖父、祖父等。是也。

文政三年二月。余之曾祖父至京師也。遣使報之于南洞公。公大喜。直報曰。予以明日將赴于江戶。今得子之報。不堪戀々之情。請速來訪。掃席而待。曾祖父直訪之。對晤移晷而去。時曾祖父賦詩云。當年傾蓋紺園中。今訪君家。接紫宮。何憶身來。槐棘下。白頭猶得醉春風。及公自東歸。曾祖父猶留在京。故又賦詩云。休言玉質發光輝。溫潤如君世所希。看盡名花猶未去。為僕公。

駕自東歸。

南洞公聞曾祖父講經傾到尤至。歎曰：京中諸儒之講說，比之錦城子猶如小兒之於大人也。

林述齋名衡，字叔統。一字公鑑。岩村城主大給支族乘菴第三子。出嗣林氏。任大學頭。述齋性聰明，能察事於機先，而其言往往奇中。嘗謂人曰：幕府盛極矣。其亡滅恐不在遠。其在，我子若孫之時乎。果如其言。

自述齋嗣林氏而任大學頭。後標字壯軒，復齋、學齋相續，襲其職。至明治初，學齋移為寺社奉行，大學頭之職至是而廢。大學頭以福山為第一世，至學齋實十二世云。

吉田雨岡名桃樹，字甲夫。通稱忠藏。雨岡其號。又號鰲嶼。江戶人。仕幕府為入明敏精練吏務。嘗本所有火至薄暮而熄，然餘焰猶熾。梗翌日將軍出狩之路，衆議將請廢出狩。雨岡急擊望火樓鼓，再鳩救火夫直赴火所，灑灑掃灰。鋼淨如洗。出狩輟得不廢矣。又嘗建議幕府造橋於花川戶及天明丙午有澤水橋將壞。雨岡聞之不及以聞，使役徒斷橋，中間數丈。水勢最所衝突，橋賴得不壞矣。此二事見於余曾祖父所撰之碑文。雨岡之才幹奇智足以見

矣。

雨岡子長融，字川甫。從多紀桂山學醫。又從余之曾祖父而學儒。其家在東叡山北。曾祖父數訪其家而宿。有詩數首錄其一。二於此云：坐聞春雨瀉簾聲。剪燭閑談自是清。唯願簷花帶烟月，待晴不睡夜三更。松籟幽花綠半庭。紫藤寺北一茅亭。蚤起倚窗聞好鳥，休下啄落英馨。

龜田鵬齋名長興，字稱龍。一字公龍。通稱文左衛門。鵬齋其號。家號善身堂。江戶人。自少好學。師事井上金峨。以博學洽聞名聞于一世。

鵬齋性磊落奇偉，不拘禮法。嘗使谷文晁寫己像，自題之云：這老子其頭則倭。其眼則倭。備為何人備，為誰氏。仔細看來鵬齋即是。非商非工。非農非士。非道非佛。儒非儒類。一生飲酒，終身不仕。癡耶。黠耶。自視迂矣。余之曾祖父題鵬齋像詩云：任誕遠逃名教中，一揮筆底乍生風。醉花吟月老猶壯。今代文豪唯此翁。高出時流負盛名。一雙慧眼為誰青。君知今代偉人否。潦倒醉中窮。六經彼此併觀可略，知其為人也。

鵬齋一日與中川由義等十餘人載酒泛舟於隅田河。其潮洄至白鬚祠畔。



也。衆皆已爛醉。或高歌。或起舞。以罄歡。時余之曾祖父。年二十餘。亦爲舟中客。然性不甚嗜酒。醉臥于側。鵬齋呼起之。曰。衆皆歌舞。助飲宴。子獨何不起。強之不止。曾祖父不能辭。曰。然則我爲加賀舞。乃塗面以釜煤。婆娑起舞。衆皆絕倒。

鵬齋嘗撰泉岳寺主僧恩公碑文。大稱其德。曰。嗚呼。恩公亦義士哉。時有議者。曰。恩公浮屠氏也。豈可稱義士哉。鵬齋友爲引古人之文。以證之。讖議乃止。

鵬齋善書。少師事三井親和。後專摹歐柳。而其草書。怪々奇々。如蛟蛇糾結。然其中自有疎放俊逸。不可侵之氣。晚至越後。與書僧良寬交。曰。我得良寬書。亦進一境矣。

良寬。奇僧也。山本氏。初名榮藏。後歸佛。削髮。改名良寬。號大愚。越後出雲崎人。善詩歌。兼工書。其書超群脫俗。極類其爲人。人有請其書者。非有意所適。則終日責而不作。出雲崎有一瓜葛之親。良寬時訪之。喫茗食果而去。人因請主人。以求良寬書。主人曰。雖我不可強也。乃及良寬未來。豫具紙墨。而延良

寬。不使人近之。良寬欲語。而無人。乃作詩賦歌。寫之紙而去。

鵬齋至越後。一日。衆人相會。請講論語。良寬在後而聞之。呼曰。此不是底之說。講已畢。鵬齋問人曰。今者有發言者。爲誰。曰。爲良寬上人。鵬齋曰。良寬上人之名。我耳之者久矣。請得見之。遂與之締交。

良寬極愛兒童。常與兒童爲打毬。爲捉迷藏。以樂。或曰。良寬至出雲崎。途有稻荷祠。往來必憩于此。時有獻餅于祠。則取而喫之。有一惡少。戲取馬矢。團爲餅。以實于祠前。良寬取而喫之。味不似常。喀々哇之。由此獲病。終歿。未知信否。

僧六如。名慈周。六如其字。號無著庵。又葛原。白樓。近江人。自少讀書。尤致力於詩學。以詩僧見稱。所著有葛原詩話四卷。詩人多爲帳中之秘。

津阪孝綽。夜航詩話云。菊池五山言。六如上人。詩才奇警。寔方外一敵國。然聞其爲人。矜情作態。面目可憎。故吾不欲見之。恐十年情戀。一朝灰冷矣。嘗被皆川節齋勸一往候之。門下以疾辭。五山終以不見爲幸。云。又云。六如好聲伎。故其詩言酒婦人。不一而足。殊失稱子本色。殆與俗同科。不知六如之

爲人。若是乎否也。

六如妒花歌曰。昨夜海棠初著雨。數朵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妝。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語發嬌嗔。不信死花勝活人。將花揉碎擲郎前。請郎今夜抱花眠。此歌尤膾炙于人口。世傳自六如出。而京師詩風一變。蓋或然也。

多紀桂山。名元簡。字廉夫。稱安長。桂山其號。又號櫻窓。藍溪子。弘極醫學。兼貴儒學。師事井上金峨。以博學洽聞著稱一時。

桂山愛客。下士。一時知名之士多從之遊。而特嘉余。曾祖父之才學。延館其家。二年相與。溫群書。又俾其子弟皆師事之。曾祖父亦恒言。余之所以得汎濫於諸家者。半依桂山左携右提之力也。

曾祖父有送桂山起復奉使日光詩云。忠孝由來難兩存。君恩不許遂私恩。日光山上看花日。雨露還添雙淚痕。

初桂山之祖父元孝。號玉。任幕府侍醫。俊明公時。請而相地於神田和泉街。創建壽館。以教授醫學。自是而後。元真。元簡。元堅。相繼管其事。醫學



列學館。實多紀氏之力也。講斯學者。豈不尸祝四先生而可乎。

多紀氏。本姓劉。云漢高帝之苗裔。中世氏丹波。有惟忠者。奏上大同類聚方。自是而後。五十餘世。以醫爲業。而元孝以下四世。其名尤顯。

多紀安元。名元胤。字紹翁。號柳泚。桂山第三子。而嗣後受學。余之曾祖父博覽多通。又極工詩與書。曾祖父戲賦詩。贈之云。詩戰於君無敵。譬東風一轉有

功不曹瞞。多智亦取手。生子當如孫仲謀。安元天才俊逸。作詩極敏捷。故云。文化十年六月。安元罹病。歿年四十七。所著有醫籍考。疾雅。名醫公案。難經疏證等。

多紀安叔。名元堅。字赤柔。號菴庭。桂山第五子。好學。有雋才。亦就余之曾祖父學。安叔與余之先大父同庚。而相親如兄弟。大父之幼也。至多紀氏與安叔相戲。桂山坐堂。招二人使侍。執筆描一奴逐鹿圖。題曰中原逐鹿圖。以與之。

二人俗謂奴爲中間。中間中原。邦音相近。故題以中原逐鹿。其意蓋在欲使二人相競學以成名也。安叔與余之先大父訪善相人者石龍子。曰。二人相如何。石龍子熟視而言。

曰。二君之相。俱善甚矣。他日榮名必流於四海。二人喜而去。後安叔以醫著。先大父以學成名。

安叔長子安琢。名元瑛。號雲從。稱養仙院。嘉永癸丑春。出雲松平菟裘侯之臥病也。幕府以其親藩。故遣安琢侍病。且醫治。而與之磐城平藩醫川端道穀從之。其餘所從者。總數十人。及其歸。道經東海孔道。來于吉田。訪余之先大父。談語移晷而去。時贈大父以出雲陶器。姬路革篋。國分煙草。編綴細一匹等。大父大喜。取其所著。素問管見。以酬之。此事余聞之。先考川端道穀。喜氏之門人也。安叔曰。近日醫家著述。假儒家之手者多矣。內藤希哲醫經解感論。係于太宰德夫所筆。賀川玄悅產論。係于皆川淇園所筆。產論翼。係于太宰德夫所筆。而至片倉鶴陵之書。大抵係于龜田鵬齋及錦城先生之所添削也。余嘗閱相識人物志。云多紀安叔之文。多是海保漁村所代。而作也。然則安叔先生亦假手儒家。邪。當時醫家能解漢書。能作漢文。然本非專業。故至著書。則不得不假手于儒家。是亦所不得已也。

文化文政間。儒家井上金峨。山本北山。吉田篁墩。龜田鵬齋。及我曾祖父等。

主張折衷考證學。學問加密。當時醫學亦立一派。曰折衷派。曰考證派。蓋受儒家餘響。而然也。

鈴木石橋。名之德。字澤民。通稱四郎兵衛。下野鹿沼石橋街人。故學者稱曰石橋先生。少負笈。至于江戶。入昌平黌。學性仁恕。常捨財。減食。賑恤窮民。惠鮮鰥寡。天明中。關東荐饑。寬政中。里民罹災。石橋每發倉廩。散資財。賑恤救濟。莫所不至。是以鄉邑尊信。視之若慈父母。宇都宮侯聞而召之。賞賜以數人。

余之先大父。年壯時。數至鹿沼。訪石橋。往々議論累日。後來每語之。人稱揚石橋。為人而不措。曰學德兼備。如石橋者。世多不見其比也。

蒲生君平。名秀實。通稱伊三郎。君平其字。號修靜庵。下野宇津宮人。少時就鈴木石橋學。後來于江戶。師事山本北山。在于筭疑塾。與余之曾祖父等相友善。然君平務聞明朝典。曾祖父專講經藝。其學之所向。自有不相同者也。君平嘗訪藤田幽谷。談論時事。終夜不已。時談偶及王室之衰。君平擊心。悲哀呼號。不止。坐人感動。為揮淚。

君平之歿。曾祖父作<sub>二</sub>輓詩<sub>一</sub>云。衰周不可<sub>レ</sub>支。苦節背<sub>二</sub>明時<sub>一</sub>。碧血有<sub>レ</sub>誰弔。丹心唯<sub>二</sub>自知<sub>一</sub>。徒欣朝典盛。未悟世風移。九志傳<sub>二</sub>千載<sub>一</sub>。獨憐補<sub>二</sub>史遺<sub>一</sub>。蓋歎<sub>二</sub>君平之不遇<sub>一</sub>也。

君平每<sub>レ</sub>訪<sub>二</sub>余之曾祖父<sub>一</sub>。談語移<sub>レ</sub>晷。為<sub>レ</sub>常。曾祖母厭<sub>レ</sub>之。戲<sub>レ</sub>目<sub>二</sub>君平<sub>一</sub>曰。伊耶奈岐伊耶奈彌尊。蓋言<sub>二</sub>其人之久坐可<sub>レ</sub>厭也<sub>一</sub>。然平素其交<sub>レ</sub>之親。可<sub>レ</sub>略知<sub>一</sub>矣。

余藏<sub>二</sub>畫工翠溪所<sub>レ</sub>描<sub>二</sub>孔子像<sub>一</sub>。君平贊<sub>レ</sub>之云。斯人有<sub>レ</sub>性。維<sub>レ</sub>天所<sub>レ</sub>命。爰<sub>レ</sub>微<sub>二</sub>大聖<sub>一</sub>。將焉取<sub>レ</sub>正。聞<sub>レ</sub>禮本<sub>二</sub>乎誠敬<sub>一</sub>。知<sub>レ</sub>俗化<sub>二</sub>乎王政<sub>一</sub>。偉矣夫子之行。至於<sub>レ</sub>今。賴<sub>二</sub>其慶<sub>一</sub>。日本皇民蒲生秀實謹撰。君平集中不<sub>レ</sub>載。

小川泰山。名信成。字誠甫。通稱藤吉郎。泰山其號。相模人。從<sub>二</sub>山本北山<sub>一</sub>學。余之曾祖父。一日與<sub>二</sub>泰山同游<sub>一</sub>于城外。詠<sub>二</sub>于瀧野川<sub>一</sub>。風<sub>二</sub>于飛鳥山<sub>一</sub>。泰山顧<sub>二</sub>曾祖父<sub>一</sub>曰。予與<sub>レ</sub>子不<sub>レ</sub>恥<sub>二</sub>聖門<sub>一</sub>。冠童惟<sub>レ</sub>恨<sub>二</sub>時無<sub>二</sub>孔子<sub>一</sub>耳。曾祖父曰。聖人則不可<sub>レ</sub>企及。雖<sub>レ</sub>然後來。儒宗非<sub>レ</sub>子。則予也。泰山瞪目曰。子其勉<sub>レ</sub>之。此事見<sub>二</sub>于經子考證<sub>一</sub>序中。

先哲叢談云。癸卯歲。泰山喪<sub>二</sub>母榑原氏<sub>一</sub>。自撰<sub>二</sub>其碑文<sub>一</sub>。建<sub>二</sub>之邑<sub>一</sub>。感應院<sub>二</sub>其文不<sub>レ</sub>

請<sub>二</sub>潤色<sub>一</sub>。於人<sub>一</sub>。山本北山大賞<sub>二</sub>機軸有<sub>レ</sub>法<sub>一</sub>。余嘗得<sub>レ</sub>見<sub>二</sub>其文<sub>一</sub>云。先妣諱<sub>二</sub>留牟<sub>一</sub>。榑原豈種。次女也。生<sub>二</sub>于東都湯島<sub>一</sub>。嫁<sub>二</sub>小川甚藏<sub>一</sub>。乃<sub>二</sub>吾大人也<sub>一</sub>。生<sub>二</sub>二男一女<sub>一</sub>。長<sub>二</sub>信成<sub>一</sub>。次<sub>二</sub>直好<sub>一</sub>。女<sub>二</sub>名古農<sub>一</sub>。大人知<sub>二</sub>時不遇<sub>一</sub>。致<sub>二</sub>仕寓<sub>一</sub>居<sub>二</sub>相州藤澤<sub>一</sub>。今<sub>二</sub>茲天明三癸卯<sub>一</sub>六月二十八日。先妣罹<sub>レ</sub>疾而卒。年<sub>二</sub>四十一<sub>一</sub>。乃<sub>二</sub>葬<sub>二</sub>藤澤<sub>一</sub>。感應院<sub>二</sub>後山<sub>一</sub>。孝子小川信成謹撰。泰山作<sub>二</sub>此文<sub>一</sub>時。歲<sub>二</sub>十五<sub>一</sub>。

泰山以<sub>二</sub>天明五年五月<sub>一</sub>歿。年<sub>二</sub>才十七<sub>一</sub>。歿後。諸友人輯<sub>二</sub>錄<sub>一</sub>遺說。為<sub>二</sub>一卷<sub>一</sub>。命<sub>二</sub>曰<sub>二</sub>經子遺說<sub>一</sub>。後改名曰<sub>二</sub>經子考證<sub>一</sub>。其他所著有<sub>二</sub>墨子考六卷<sub>一</sub>。學者稱揚<sub>二</sub>弗措<sub>一</sub>。噫。斯人而天。誠可<sub>レ</sub>惜矣。

曾祖父有<sub>レ</sub>觀<sub>二</sub>誠甫遺草<sub>一</sub>。悵然有感。詩<sub>二</sub>五首<sub>一</sub>。錄<sub>二</sub>其二首<sub>一</sub>于此云。幾度把<sub>レ</sub>盃。思<sub>二</sub>舊游<sub>一</sub>。觀<sub>二</sub>他閃電<sub>一</sub>。與<sub>二</sub>浮瀾<sub>一</sub>。烟花熱<sub>レ</sub>客。春山寺。風月清<sub>レ</sub>人。秋水舟。往事如<sub>レ</sub>談。殘夜夢。醉歌<sub>二</sub>叵緩<sub>一</sub>。斷腸愁。野禽似<sub>レ</sub>解<sub>二</sub>自家<sub>一</sub>。恨<sub>二</sub>飛近<sub>一</sub>荒簷。啼<sub>二</sub>不休<sub>一</sub>。前園風落<sub>二</sub>桂葩<sub>一</sub>。枝<sub>二</sub>愁緒難<sub>レ</sub>那上<sub>二</sub>兩眉<sub>一</sub>。才<sub>二</sub>美原<sub>一</sub>稱<sub>二</sub>畫虎<sub>一</sub>。手<sub>二</sub>氣豪自<sub>一</sub>。愛<sub>二</sub>食牛兒<sub>一</sub>。眠<sub>二</sub>花芳館<sub>一</sub>。同床夢。吟<sub>二</sub>月靜窓<sub>一</sub>。聯句詩。今夜哭<sub>二</sub>君君不見<sub>一</sub>。滿顏<sub>二</sub>血淚亂<sub>一</sub>。成<sub>二</sub>絲<sub>一</sub>。

吉田篁墩。名漢官。字學生。一字資坦。通稱坦藏。號<sub>二</sub>篁墩<sub>一</sub>。常陸人。少時來<sub>二</sub>江戶<sub>一</sub>。師<sub>二</sub>

事井上金峨。後僑居于淺草馬道。專教授生徒。不取求。聞達於諸侯。墓墩初。專奉古學。後唱清人考據之學。好校勘。四子六經。我曾祖父與村田春海。常共笑之。蓋笑之者。在外其義理。而專意校勘也。然校勘亦一學問也。未必可非之。况墓墩書。援引該博。考證精確。稱益學者。不謬乎。

墓墩著中庸說也。示之。我曾祖父曾祖父作文。痛辨其妄。後及著論語異文。及考異。考異提要。又示之。曾祖父曾祖父與書賞之。併辨母意。母必之意。與億相通。甚明。墓墩作復書。極歎其說精確。有據。且曰。有才者。無學。有學者。無才。才學兼備。當今唯有子耳。

藤田幽谷。名一正。字子定。幽谷其號。通稱與助。後改次郎。左衛門。水戶人。祖父及父。以鬻故衣為業。父名與右衛門。娶根本氏。生幽谷。幽谷幼而穎悟。初受三句讀。於清水元禎。後師事立原翠軒。天明八年。歲十五。作讀孝經孔氏傳。長久保玄珠。示之。清人程亦城。亦城大嗟賞。致書玄珠。曰。以吾士之大。妙年屬文。固不乏其人。然至論經義。則寥寥。聞貴國得才。實可貴也。文公時。被舉為史館編修。後食祿二百石。

余之曾祖父與幽谷交。尤親。寬政七年。幽谷歸水戶也。曾祖父有送序。其中有言。曰。天下之英雄。公與我而已。此時曾祖父歲三十一。幽谷二十二。會澤正志齋。及門遺範記。此事。曰。蓋公幹所長。雖在明經。而先生之志。則在事業。故以英雄目之也。先生謂幽谷。

會澤正志齋曰。大田公幹。倡考證學。論說經義。大有所發明。其辨古文。繆妄。極為詳悉。先生每推稱其博大。使門人。謄寫其所著書。或使之游其門。而受業。是以門下之士。講論經書。有得於公幹者亦多。先生取善於人。不挾彼此。如此。

余曾祖父之歿也。幽谷在水戶。聞而哭之。謂人曰。斯人也。天下奇材。一代名儒。天下之寶。固當為天下惜之。斯人而亡。其亦可悲也。夫及作之墓表。記于其末。云。嗚呼。先生。余不相見久矣。其容貌清癯。胸襟瀟灑。者。猶能髣髴其平生。而雄辯懸河。飛談捲霧。者。今不復得聽矣。經傳之理。其誰與解。釋其疑難。也。古今之事。其誰與上下其議論也。其惜曾祖父之情。可以想矣。幽谷所著有修史始末。二連異稱。勸農或問。幽谷遺稿等。勸農或問。一書。蓋

其職在群宰之時所撰述足見治民之才矣。

小笠原冠山名謙。字益卿。通稱仲冠山。其號又號樂易道人。伊豫松山侯世臣。自少好學。從遊于山本北山。專治經義。於易多所發明云。

余之曾祖父與冠山交契甚厚。天明七年夏。二人相携登于一妓館。時曾祖父懷鶴林玉露燈下披而讀之。比至曉。讀了全卷。曰。予結髮以來。讀書未有如今日之速也。冠山作詩擲拾曰。興闌。閨裏蘭燈下。靜對袖中羅大經。諸友人相傳以資於拊掌。

曾祖父嘗與書冠山以論學。冠山亦作書答之。其中有言曰。承兄近日專志力于此業。深有得於道。而後世諸儒之說。疎戾謬妄。大紛亂先聖之道。遂潛思研精。多所撰著矣。兄以伶俐之質。卓犖之識。勤苦已如斯。而驅邪說。啓茅塞。再使斯道昭々於當今者。是古孟軻子思之所爲。盛哉。兄之於斯道。可謂勤而有功矣。勸成之意。可以見矣。惜未得其全文也。冠山以文政四年四月段。年五十九。

太田全齋。名方。字叔龜。通稱八郎。全齋其號。江戶人。仕于福山侯。以能通于音韻學有名。

全齋師事山本北山。與余之曾祖父爲友。時加賀津田鳳卿著韓非子解詁全書。竊取蒲坂青莊名園之說。以爲己說。青莊知之。大怒呼爲盜人。將訴之於官。全齋與曾祖父居間調停。事纔和。此事世相傳而知之。故不詳記。

山田正珍。字宗俊。號圖南。又號杏花園。江戶人。業醫。自幼好學。特工文辭。明和間。韓使來朝。其至江戶也。正珍訪之。客館與醫李華庵討論其學。又與學士南秋月輩。詩歌唱酬。時正珍年未弱冠。大屈坐人。韓使爲之膽破。稱爲神童。後次第其對話。著爲桑韓筆語。自是之後。正珍之名大振。都下。

正珍。嘗麟嶼之孫。麟嶼生而警悟。世稱爲神童。正珍亦幼而聰敏。英特。世又稱之。神童。祖孫俱有神童之稱。世多不見其比。

余之曾祖父與正珍交最親善。正珍歿後。其家刻正珍所著傷寒論集成。使曾祖父校其文字。又其立碑。使曾祖父撰其文。皆因交情之有所異于他云。伊藤良弼。名賁。通稱彥介。越前府中人。自少尊崇餘姚王氏。主張經濟學。余之曾祖父。歲十八。在越前。與良弼交。曾祖父時一意信從。物茂卿。服元番之學。良弼以爲無用。議論往返。互不相下。終至爲隙。後曾祖父窮王氏。良知學。及

中江藤樹、熊澤蕃山二先生所說。稍知良弼之言。不誤云。

曾祖父所著有壁經辨正數卷。自序之云。予七歲。奉先君東岩府君命。從先兄伯恒受詩書。句讀既而好詩。古文辭。不復以經義為意。十八歲。遊越前。與伊藤良弼者。友。良弼長予數歲。頗知經義。每與予辨。尚書古今文義。攻擊古文。予此時篤信古注。反疑其言妄。然學識未博。考訂未詳。數為渠所挫。屈。然猶強辨。不已。時坐有隱者。年六十餘矣。叱吾二人。曰。二子之爭。皆非。奉梅賾古文者。蓋誤。確信物徂來復古之說。而固寡陋不學矣。其攻古文者。拾伊仁齋父子之餘唾。而未得其肯綮矣。蓋安國真古文者。王瑋塗揮所傳。馬融鄭玄所註。是也。不是之察。而爭古今文。雖辨。猶不辨也。吾二人者。茫乎不悟其何謂也。再拜請教。隱者曰。子輩妙年。精勤不已。博學而詳考之。則自知之耳。又何以多辨為。吾二人者。爽然自失。赧然自愧。自是之後。不復辨爭也。此事九經談亦言之。然不及此。序之詳。故載于此。以與彼併觀之。

草鹿蓮溪。名璠。字伯奐。通稱玄泰。蓮溪其號。又號月翁。加賀大聖寺人。業醫。事前田氏。任為侍醫。蓮溪與余曾祖父及兄北岸先生同里。而其居相近。止隔

一水。故昕夕過從。相親相愛。當時作詩者。皆講嘉隆之學。而蓮溪與北岸先生。初亦受其學。後厭之。以為陳腐浮偽。不足學。乃二人各別出機軸。以一洗時弊為任。

蓮溪為詩。極敏捷。其師皆川淇園常歎曰。玄泰賦詩。一歲不下三萬首。實古來所稀。有恨不使漢人見其運斤之捷也。余之曾祖父聞之。語之于人。人以為信。及蓮溪來于江戶。有酒井時中者。試使蓮溪賦梅花。蓮溪援筆立賦。數律不少。費推敲之勞。眾人環坐見之。莫不驚歎。

曾祖父序蓮溪汎園百律云。伯奐生而穎悟。七歲賦詩。長而無它嗜好。唯好為詩。雖好讀書。然止用以資為詩耳。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凡數萬篇。可謂富矣。又云。予亦九歲賦詩。日夜與家兄伯恒偶坐對吟。伯奐必日來而和我兄弟之詩。時或分題分韻。以試其才。俄頃而成。揮翰如飛。不加點竄。初如不經意。既成。皆可觀覽。有如宿構。其敏捷雖予建七步飛卿。八父竟陵。刻燭蘭陵。打鉢。毫不相讓也。又云。其少時游平安。從學皆川淇園。數試其伎。大服其徒。後來江戶。過一時。名士紀平洲。河西野。山北山。及予家。稠人廣坐之中。又

試其才。每一題出。援筆立成。或律或絕。藏頭回文。從人所請。旁觀者驚絕吐舌。是千古絕伎也。又曠世奇才也。讀之可以略知。連溪敏於賦詩也。連溪性不好酒。仇視酒客。無流蕩之費。以故家事頗豐。又性狷潔。不能容人之惡。語言切直。動觸人忌諱。以故雖其醫術精巧。出他人意表。請治者殊少。不能展其才識云。

連溪所著有連溪醫話二卷、濟察筆話二卷、及詩文集。皆藏于家。松川東山。名進修。字世德。東山其號。奧州東山人。醫養哲子。少游學。江戶入于山本北山門。余之曾祖父。與東山深交。常稱揚其為。人曰。交遊中第一人物。實不易得之友也。

東山嘗上書。當途之人。極論時政得失。忠言讜議。不避罪死。書既上。退而待者一月。不得報。乃去。至京師。訪堀河伊藤氏。入其門。以學古學云。

寬政年間。幕府有命。禁非宋學者。名曰異學。於是正異之辨。紛騰沸。時東山在鄉里。聞之。不悅。投其門友某書。爭之。不報。東山於是憤然。欲面辨之。林祭酒。其友岡本正成者。寓書規之。蓋以其事出於幕命。非一介微生。所可得挽。

回也。東山遂不果。

東山初奉伊藤仁齋學。鑽研多年。後雖交諸儒。聞其緒論。未肯革其舊。以從之。其奉仁齋。至死不變。居恒語人曰。學則與博。而寡要。事約而有文。則與浮華。而巧。核實而拙行。則與拘束。而嚴刻。事閑肆而寬厚。蓋其志如此。

東山再來江戶也。下帷城西。聚徒教授。無幾。或告足利學。衰廢。東山傷之。有意隆興。乃與小野秀中。濱中咨詢。二人偕造其地。與其主祭者謀。營為計畫。略為端緒。費舍將脩。絃誦將講。會疾不果。寬政六年二月。歿于足利學舍。其病革。謂旁人曰。死得葬于孔廟側。學者之榮莫甚焉。死亦奚憾。談笑而逝。於是秀中經理後事。奉其遺意。葬于鄉校旁。東山死時。歲三十二。余之曾祖父作之墓表。

濱中周人。字子詢。小字久。江戶淺草人。家世業梓匠。周人自幼專意學問。不敢顧他。父母終。知其不可移。命入于山本北山門。而學。時余之曾祖父及大島無害等。亦在。奚疑塾。周人與之親交。日夜駢案。俱講經藝。後不憚于北山。去。至京師。訪皆川淇園。而師事之。奉其開物學。云。周人名數。見於曾祖父。



之文。而後年之事不詳。

山中天水。名恕之。字恕之。一字宜卿。通稱猶平。號天水。又號鈴山。伊勢人。自幼好學。初至京師。而求師。無滿其意者。乃去。來江戶。邂逅于山本北山。聞其說。而喜之。遂執贄于其門。

天水在於奚疑塾。與大島無害及余之曾祖父爲友。而三人皆不憚於北山之所爲。乃相謀投書。以絕師弟之約。後天水設塾於城東本街。教授生徒。從遊者有五百餘人。如大窪天民、中井敬義、松浦篤所等。皆出自其門。

余之曾祖父曰。天水才氣敏俊。學問該博。最長于詩。歿後。門人刻行遺稿。而不過十存其一也。其中如柴門暮早重々樹漁舸下遲曲々溪。秋宵春曙花。象月。北舍南隣水。又山。皆可謂佳聯矣。又月落花無影。夜深水有聲。此句原于放翁古驛詩。窓間月落花無影。枕上潮來鱸有聲。衆仲至曉起詩。應問細視。花無影。牆外隨聽。屐有聲。徐致中。六月歸途詩。夜靜微聞水有聲等。而作而妙出乎其上也。

天水以寬政二年九月病歿。歲三十三。不娶。無子。著書甚多。先哲叢談盡載。

其名。而其書。今不傳。甚爲可惜。

大島無害。名維直。號贊川。越中人。少來于江戶。從遊于山本北山。已而與山中天水及余之曾祖父投書于北山而去。入關松窓門。而學。後釋褐。加賀列于儒員。

余曾祖父文。屢記無害之事。而或記曰無害。或記曰魚鳥。無害。疑本魚鳥氏。而後改稱大島也。魚鳥大島。拜音相近。

無害入于松窓之門也。余之曾祖父賦詩與之。云。聖車昔聽逐。周聘博問無。方北又南。交任攸逢。淡似水。業從所染。青於藍。七疑共折。誰爲植。一貫相傳。唯有參鑽仰。無由深。自畫學山。今日對君慙。講堂風暖。綵帷雲集。從遊爭問。奇黃而易。染芝蘭。室。涅尚不緇。冰雪姿。鵬翔何入。鶴鶴眼。豹變元非。狐貉皮。汚澤天池。自是隔。美君得附。盛名師。此詩渾厚不迫。無失敬者。而無害誤讀之。語出于推重。而爲嘲笑。旨出于諷諭。而爲譏責。遂作解嘲詩。添之以一篇。文以與之。曾祖父曾祖父曰。是無害之誤讀。不可不辨也。乃自注。此詩以返之。且痛駁無害之文。顛倒錯置。有所不通。其文長。故不錄。

無害以天保九年閏四月歿。年七十七。

文化文政間。江戶有商估。而好學者。其一津輕屋三右衛門。姓狩谷。名望之。字卿雲。號校齋。其二市野屋三右衛門。姓市野。名光彥。字俊卿。初號實窓。後號。

迷庵。其三。健屋半兵衛。姓石田。名篤。字某。號醒齋。是也。三人皆在素封之流。而孜孜矻矻。或攻經史。或務博覽。與一時名流爭其名。云。本朝度量權衡考。皇國泉貨通

考。轉注考。扶桑略記。或為十餘種。迷庵者。述有初學指南。語錄。詩史。論語。詞記。千文。勸考。與主權考之考。未有所聞也。加藤千藤。梅村詩話。記三人之考。余今補其遺耳。

迷庵。一日讀書齋中。偶有黃鸝。來在庭樹。遷躍上下。放喉。縱噴。迷庵開窓。叱曰。去。去。此事見于詩史。舉序中。迷庵為人。可知矣。

掖齋。本姓高橋氏。以其先為三河刈谷人。因改氏狩谷。刈谷。刈谷。刈谷。故。或曰。掖齋。掖。字。從。木。從。夜。字。書。掖。夷。益。切。音。亦。木。名。新。撰。字。鏡。訓。掖。為。禰。不。利。禰。不。利。即。合。歡。木。也。掖齋。家。有。合。歡。木。故。命。其。家。曰。合。歡。木。舍。因。又。自。號。掖齋。

掖齋。通稱三右衛門。迷庵亦通稱三右衛門。故人合而稱之。六右衛門。當時有北靜廬者。為掖齋友。又稱三右衛門。世因合掖齋。迷庵。靜廬。三人。稱曰。三

三右衛門。云。

太田南畝。名覃。字子紹。通稱直次郎。南畝。其號。又有蜀山人。杏花園。櫻山人。石楠齋等。號。江戶人。一日訪友。本所。至。夜。不歸。家人怪之。遣弟子二人。問之。至

則南畝飲酒。爛醉不能起。乃左右扶之。而歸。比至兩國橋。兩手據欄。干嘔。噦

甚苦。弟子以手撫背。曰。先生平生作狂歌。衝口而出。今苦悶如此。猶能作之。如平生乎。否。時。月色皓然如畫。南畝仰之。曰。月仁不多。津乃異名。阿利具和

津。止伊津。多利。稀津。止伊津。多利。蓋言嘔噦之狀也。弟子聞之。嘆稱弗已。

南畝。至近江。將探琵琶湖。勝景。早曉。出宿。未有所至。轎夫數人。從後。追及。曰。聞

先生工狂歌。若能一首中。收得八景。名奴輩請為先生嚮導。南畝拈筆。直書

曰。濃勢多加羅。佐幾波。粟津加多多。乃加護比良。石山耶波。勢良。勢底。三井。

轎夫驚曰。奴輩每有歌人詩客。至于此。試以此事。而未有一人能答之也。若

先生。可謂天下無雙矣。遂為嚮導。縱覽八景。

加藤千藤。通稱又左衛門。號芳宜園。江戶人。枝直子。從遊。村田春海。工歌。詠。春

云。己知不久也。己乃免波。留左。免不利。志比波。袁不奈。留久。佐波。伊加爾。伊

呂末。須以魚名十成之也。千藤示之。余之曾祖父。曾祖父奇。而傳之。

山田檢校。名斗養。一號幽樵。幼。喪。明。性。極。好。音。律。長。從。諸。家。學。箏。又。師。山。田。松

黑。特。有。青。藍。之。譽。焉。後。盡。廢。棄。其。學。別。出。機。軸。其。所。自。制。歌。曲。以。百。數。世。稱

檢校之名。大鳴于世。自公侯之家。下至閭巷。一時學。爭者。大半出於其門。貴游。饗宴。豪富。會集。必迎致。檢校。以奏其新聲。坐間聞者。至以為榮矣。新聲流傳。於里閭之間。妓娼勸酒。其所歌者。多檢校所製也。於是世之替師。忌其能。嫉其名。皆咎其以新聲。變舊調。誘議喧然。終不能損其名也。

檢校與余之曾祖父。隣居相好。其歿也。子弟等來請表其墓。曾祖父為之文。係以銘。曰。師幼。喪明。長通音聲。能制新曲。能導後生。一時風靡。聲名雷轟。其伎神妙。有誰能爭。嗚呼。世人目明而心盲。師乎。師乎。目盲而心明。以上據墓表。

檢校以文化十四年四月卒。葬于淺草山谷。源照寺。大正十二年九月之災。寺罹火而亡。今移在于南葛飾郡新宿町。碑亦幸存。

井上貫流。不知何許人。性豪邁。不羣。善武技。巧砲術。自言有所發明。因命曰。井上流。弟子甚多。文化中。鄂虜數犯邊塞。幕府召貫流將使之。赴蝦夷。以探虜情。貫流美鬚髯。其始謁大將軍也。列侯貴官爭見之。貫流手掀髯。曰。好男子。獨有我耳。府中傳以為笑。時吏以其名不似士人。欲使之改命之。貫流貫流曰。臣已以貫流為名。今不可遽改。無已。則為貫流左衛門。更可之。於是貫流

左衛門之名。大鳴於世。其赴蝦夷也。謂曰。今日之行。萬死固所甘也。乃自書以曝屍海岸。四字。人皆壯之。後聞之。貫流江戶人。與余之曾祖父為友。

三浦仙太郎。幕府麾下士也。性剛勇。好擊劍。我曾祖父與之相善。一日。二人相携。詣混堂。仙太郎以一浴桶。屏湯。洗面。時有三之丞者。救火夫長也。常以勇自負。直奪仙太郎之桶。以自洗。仙太郎大怒。捉三之丞。緊持其頭項。呼主人。曰。持我刀來。蓋欲斬三之丞也。主人狼狽。不知所為。曾祖父素知三之丞。乃與主人請赦其罪。仙太郎遂放之。

仙太郎。家養一士夫。為用人。名。性極貪濁。多奪主家財物而去。寓於麾下。士某宅。某亦黨於士夫。而誣仙太郎。仙太郎聞之大怒。直往至其家。難詰論諍。終拔刀斬某及士夫。併擊殺其黨數人。時仙太郎父病在床。聞之大怒。召仙太郎。曰。汝不能忍小忿。而殺我人。我不赦汝。起而拔刀。擊斫其肩。將復擊之。仙太郎一躍而逃去。後寄食他人家。終身不復見父。父乃稟于幕府。以仙太郎子嗣家。

文化年間。幕府於隅田川。使士卒習流。召仙太郎教之。大將軍德川家齊及。

諸老中往見之。而慰勞仙太郎。人以爲榮。  
仙太郎爲人。長身肥大。腰帶十圍。毛髮鬚曲。恰如西洋人。多力而善騎射。特  
妙于槍術。巧于游泳。性又敏捷。疾行步如飛。江戶至於北總。銚子港三十  
六里。仙太郎能一日而至云。

近藤守重。通稱重藏。號正齋。江戶人。世仕于幕府。一日守重與友人詣淺草。途  
經藏前。有一乞丐。乞錢。叱之不去。守重大怒。拔刀擊。而倒之。友人驚曰。子視  
乞丐。猶如犬彘。何無惻隱之心乎。守重曰。乞丐亦人也。而懶惰不執事。乞錢  
求食。以爲活。我故一擊懲之耳。但我擊以刀背。而不以刀刃。子若疑之。我將  
起之。乃至乞丐。側疾呼曰。起乞丐。俄起而走。去。

文化八年。夏。守重及小倉參謀國事小笠原益卿。招余之曾祖父。泛舟于墨  
田川。以避暑焉。守重携李斗揚州畫舫錄。使曾祖父讀之。曾祖父繙帙朗誦。  
誦未卒。卷謂二人曰。人心不知仁義。而功利之走。其禍之可畏如此。士君子  
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宜懼然修省。樂道尊德。揚義抑利。上格人心。下  
革民尚焉。否則今日之游。則畫舫錄中之樂也。焉知千百年之後。不有十日

記王秀楚揚州十日記之慘乎。二人粲然笑之。此事曾祖父自題畫舫錄後。

余之曾祖父與守重相親善。文政二年。守重之任大阪弓矢奉行也。曾祖父  
作詩送之云。一朝分手。自傷神。三十六年相識。人交情可知。

守重自蝦夷而歸。使畫工谷文晁。描身嬰甲冑。以指揮等輩之狀。本之自刻  
石像。納之王子邑。不動堂。像高尺餘。深目巨口。有威可畏。

新井成美。字子教。初稱傳次郎。後稱勘解由。江戶人。曾祖父君美。即世所稱白  
石先生也。成美爲人。俊邁敏捷。純懿端亮。幼受家學。能詩。嫻辭。流麗高華。有  
乃祖之風。白石先生。子明卿。字大亮。爲冗官。其子邦考。爲大衛騎。老喪。明以  
其弟邦賢爲嗣。邦賢卒。成美繼其後。初爲冗官。後遷司貢。

白石先生所撰著。有百餘種。世々傳之。而其家一旦失火。亡其書之半。成美  
夙患之。百方訪求。雖斷楮爛簡。必重幣購之。以故數年之間。粗爲全備。余之  
曾祖父在淺草也。與成美居相近。常相往來。親交。借觀其先世遺書。以涉獵  
國朝傳記云。

成美性最好詩。其疾在牀。吟哦不倦。至易簣。日閱憤昏亂之間。猶使其友誦

南南山，環翠園，詩以慰其苦惱云。

成美以寬政六年九月病卒。歲僅二十三。無子。白石先生之胤。至此而絕。承成美後者，為政養。政養字惟修。內侍若狹守小笠原某之子也。關根只誠名人。是成美。以成美為小笠原石見子者非也。

守政久事三子者非也。

士生應期。通稱熊五郎。和歌山藩士。後脫仕籍。來于江戶。以處士終其身。

應期受儒學于井上四明。受兵學于平山兵原。能諳武備志、武備要略、紀效新書、武經開宗、古今名將傳、七書直解等書。為人，才氣英發。極有口辯。平生好議論。斬勝于人。故人皆望而畏之。常為說曰：蝦夷地宜速開拓之。而開拓之方，可倣益烈山澤而焚之也。其說循循有秩序。而當路人不省。識者惜之。先大父少也。與應期交。而少于應期十餘歲。亦有口辯。常舌戰關智。不相下。或論一事。徹夜而不已。大父嘗曰：我之平生好議論。實與應期交之所致也。諸葛琴臺名彞。字君則。通稱次郎大夫。琴臺其號。晚改號鬢髮山人。下野日光人。好學。尊奉物徂來之說。又頗妙於文辭。為學者所稱。琴臺與應期不相容。一日二人相會。應期自負其學。如常。琴臺曰：子雖自負如此。而得能讀墨子。

乎否。應期曰：子於墨子有所不通乎。若有所不通。當來而問我。能為之對。學者傳以為話柄。

先大父訓蒙淺語記。琴臺事云。山本北山之歿也。琴臺率爾訪余之父。探懷出示。似山先生哀辭一篇。其文極妙。余欲見之。有年未能得也。訓蒙淺語。琴臺作錦帶。

琴臺以文化十年十一月病歿。歲六十七。所著有鬢髮山人集、涵月樓雜記、平氏春秋、大學考、論語考等。

遠藤章達。名篤。字深甫。一字信卿。其讀書之室。號白貞庵。如意庵。凡鳥洞。人併以為別號。下野佐野人家世。商賈。頗雄財貲。章達性恬澹。寡欲。不欲下擁牙籌。嘗販鬻之事。乃讓業於弟。自以醫為業。初來江戶也。受儒學于山本北山。當時在其門者。概俊爽。少年以才氣相凌。章達獨質樸重厚。以鎮之。是以衆加敬異云。

章達好讀老莊書。左祖其道。時々發之。辭章間。余之曾祖父數與書。以規之。章達曰：余所取老莊之意。不過教人消福心祛客氣。以渙是非之小群也。余之曾祖父。與章達在於奚疑塾。章達恒藉々稱其才學。天明丙午歲。自招

曾祖父留之家數月。使講經史以教諭邑民。自此而後下野人。慕曾祖父之學。執贊者及數十百人云。

章達有子名元長。通稱修藏。號節齋。初至京師。受學于堀河伊藤氏。後去來于江戶。就余之曾祖父學。以才俊學優見稱。

巴陵道人。名觀純。下野佐野之解魔法師也。為人狀貌魁梧。滿頰著麻。性伉爽。肝膽照人。常謂人曰。楠公義烈。炳如日星。千歲下。凜凜有生氣。豈可不欽崇哉。每歲五月廿四日。糾同志以設祀。

佐野鄉始多大猾。誘人子弟。呼盧賭。或陵詆。以擾鄉里。里魁伍伯急制之。即所在成群呼號而起。道人深憂之。招到儒生。以教導子弟。又旁招劍客。使授以刺擊之法。專以禁暴禦寇為教。如此者數十年。鄉俗為之一變。

道人有巧思。精于製造符呪之暇。乃作活版印書數十部。又手鍛兜鍪。以與來學子弟。晚精研方藥。聞有病不能謁醫者。乃曳藜直造其家。作湯液以與之。鄉里貧民賴救治者亦多矣。巴陵道人。以文化十二年五月卒。年六十四。道人。名其所居曰尚志堂。召致文武之士。以教鄉里。子弟雲集。以比鄉

校。余之曾祖父受其囑。作尚志堂記。稱揚其事。以文長不錄。

余之高祖父曰。桎田東岩先生。名命平。通稱玄覺。加賀大聖寺人。橋本一閑子。為藩醫。桎田玄丈義子。故冒桎田氏。其家在城東法華坊。比年十歲。一夜有狼來。嚙殺畜狗。先生以為狼復來。翌夜佩刀伏于庭隅。以待。至深更。狼果至。時月夜。人影在地。狼一躍踰墻而去。終不能刺之。其幼而有勇如此。

東岩先生性降抑。退不言人之短。不伐己之長。使人一見。知為有德之人也。平生好施。與救人之窮苦。無毫有鄙吝之心。家世以醫為業。而與三世之醫流。孜孜奔利者不同。唯以救濟為心。有請治者。直奔往。彈智力。施之。治雖寒酷。暑不取厭也。家不甚富。而每夜延諸弟姪及隣近之人。置枯魚濁酒。以饗其歡。

東岩先生極好本草學。自少博獵群籍。跋涉山林。研究考索。所得不尠。後負笈京都。謁松岡玄達。而請益質疑。卉木毛羽。無一不明。了也。既而歸國。從遊者甚多矣。蓋以本草學名於國中者。實以先生為嚆矢。東岩先生深左祖於東垣脾胃之說。補中益氣之劑。居恒自言。無卓絕誠。唯

事<sub>二</sub>峻劫<sub>一</sub>以<sub>二</sub>人命<sub>一</sub>輕<sub>レ</sub>於<sub>二</sub>鴻毛<sub>一</sub>也。我則不<sub>レ</sub>爲。若人病劇。我技窮。則不<sub>レ</sub>如讓<sub>二</sub>勝己者<sub>一</sub>而使其人速起也。東垣名榮。字明之。元魏州人。著有東垣十種。

東岩先生好讀佛敎。每日讀誦金剛經、般若心經、無量壽經、地藏經、藥師經、消災陀羅尼、尊勝陀羅尼等。晚年讀大乘妙典。信佛益篤。常曰。予少也。好讀諸子百家之書。而讀一過。則既生厭。不欲再讀也。至佛經。則不然。日夕讀誦。莫<sub>二</sub>之敢厭也<sub>一</sub>。故刀圭之暇。不敢爲他玩。唯佛經之耽。

安永六年。東岩先生扈從藩侯。祇役于江戶。臨發。謂家人曰。予本蒲柳之質。自以爲年不<sub>レ</sub>超<sub>二</sub>知命<sub>一</sub>。今已六十餘矣。桑榆暮景。勢力已衰。而爲千里之行。思不<sub>レ</sub>復見爾等。面也。十月至江戶。入於駒郊。潘邸。夙夜在公。至明年五月。患水腫。在<sub>二</sub>其涉旬日<sub>一</sub>。時侯在忍岡。邸駒郊。相距里餘。先生日往來于此。候起居。雖病劇。不敢懈也。子弟朋友諫不可。曰。士之事君也。欲致<sub>二</sub>身報恩<sub>一</sub>。豈病之憂乎。侯聞之。感其誠忠。強命賜歸。使步卒一人看病。途至越後。長濱。病革。俄歿。歲六十四。

東岩先生所著有本草祕錄數十卷、詩集數卷、俳諧集數卷。惜乎其書遭火。

悉亡。

樞田北岸先生。名命真。字伯恒。通稱順格。號北岸。又號竹隱。東岩先生之第七子。而爲我曾祖父之兄。以七子嗣家。自少學醫。或就渡邊養軒于江戶。或從華岡隨軒于紀伊。兼修內科瘍科。及父歿。承其後。任侍醫。歷仕前田利道、利精、利物、利考。四世先生。又以善儒學。兼任侍講。常在君側。誘掖輔導。其功蓋不<sub>レ</sub>爲少也。

北岸先生極嗜詩。初奉物徂來。說講盛唐格調之學。後及讀袁石公集。知詩之宜如此。慨然首唱反正業。以痛排徂來學。其有功於詩道。不<sub>レ</sub>爲少矣。龜田鵬齋序錦城百律云。伯恒加州人。聲唱清新尖巧之流。而矯時弊。在于今詩人之前。山本北山亦序先生瓶花庵集云。余所以奇伯恒者。有焉。余初悟李王修辭之陋。奉中郎氏矯昔詩之弊。豈知山川萬里。邈乎相隔。未嘗一言與聞。余餘論暗合。如符節。天地間不可謂無人也。北山後著孝經樓詩話。重言此事。

北岸先生在鄉。則與草鹿蓮溪、東方滿卿、梁田子彥等爲友。而其在江戶也。

所往來而交者。為多紀桂山、山田正珍、龜田鵬齋、山中天水、小笠原益卿等。山本北山云。伯恒。余未見其人。然知其為奇才。曾因賀人之談。與其詩也。後遇公幹。得其審。然至其美實。必有余。所不知者。多乎余。所知者耳。蓋北山終不得與先生相面上也。

北岸先生。醫而能詩文。善和歌。工書畫。又好禪。愛瓶花。功藝殆靡不畢綜。可謂多才多藝之士矣。先生常景慕袁石公。而其窮禪。愛瓶花者。亦倣石公所好耳。所著有瓶話一卷。言不取襲石公。而別自成一家。

曾祖父年未壯。往客于越前。其將發也。北岸先生與諸友人餞之。于城門外。酒酣。謂曾祖父曰。汝知夫酒味也。曰唯。曰汝與予。一枝同氣。然至美其味。各々不同。况他人乎。詩亦如此。古人所美。今人未必嗜之。今人所嗜。古人未必美之。今之詩。則不然。夫佳言奇辭。古人之餘餘耳。今人求之。糞場得而珍之。食而味之。陳腐臭穢。可厭之甚。然欲以古人所美。強嗜之。詩而至此。抑可羞也。曾祖父聞之。深以為然。

北岸先生有過祖來墓詩云。潛假申商強國術。欲偷孔孟在天光。怪來後死

腫如豆。久認鴟梟。作鳳凰。祖來常奉管商功利之學。而附會聖典。故先生惡而賦之也。

北岸先生與余之曾祖父。兄弟相與好。本草學。自少跋涉山野。一草一木。悉就實而究之。後二人相謀。採本草所漏者。輯著為一書。名曰本草探餘。其序中有言云。吾聞曩者。北有稻生若水。洛有松岡。忽庵海西。有貝原益軒。關以東。有野必大。皆博識卓見。目虛千古。操斧伐柯。其則不遠。其編輯精密。古今相符。彼我相合。於名物也。靡有遺。先人東岩君。親與聞松岡氏之餘論。并視數子之說。有本草祕錄之作。余閱之。帳中且暮讀之。草編欲絕。於是發明於此學。可謂假輿馬者。不勞而涉千里矣。夫以我緒鞭之學。草創於炎帝。討論於陶隱居。至於李東璧。集而成。故今講名物者。豈是皆折中于東璧氏。其綱目之選。貫綜百氏。搜羅群書。冀北之野。殆將空矣。然而獨智難周。此其常也。故猶有散漏者。十一二。余廼敢奮編摩之志。與弟公幹。隨見而拾之。併錄先輩數子及先人之祕說。僭名曰本草探餘。於辨物正名也。庶幾乎窺其一斑者。與惜哉。其書未布于世而歿。



北岸先生以寬政六年八月病卒。年三十八。所著有瓶花庵集、旗山集、鹿嶼集、澄碧堂集、本草探餘、奧山紀遊、江昭集、續大東世語等。而瓶花旗山二集。刻行于世。

曾祖父名元貞。字公幹。通稱才佐。號錦城。東岩先生之第十子。而北岸先生之弟也。其去樞田氏而氏大田者。以其先世有大田氏也。

曾祖父七歲。奉父東岩先生之教。從兄北岸先生。受讀學庸。是爲爲學之初。比八九歲。能屬詩。十三乃爲人。講說經史。二十始來江戶。入山本北山。奚疑塾。以博覽爲務。居半歲。去。奚疑塾。卜居駒込。授徒。自給。實爲天明乙巳歲也。世傳曾祖父之事者。皆記云。初至京師。師事皆川淇園。後至江戶。師事山本北山。師事北山。則有之。至師事淇園。則全無其事。曾祖父有與淇園書。淇園亦有答曾祖父書。讀之。可以知矣。海保漁村跋曾祖父文集。曰。山本北山。則其初年之所師事。後以其說不合。辭去。皆川淇園。蓋唯聞其名。未見其人。云。此言是也。而及水戶。藤田幽谷撰曾祖父墓表。曰。西詣京師。東游江都。竟當世。宿學老儒。以嚴事之。所謂淇園先生。北山先生者。共以文名稱。雄東西。而

請益。質疑。皆不滿其意。後來記曾祖父之事者。皆祖之。以爲師事淇園。而實不知幽谷誤之也。

曾祖父初來江戶。與山中天水。小川泰山。在於山本北山。奚疑塾。曾祖父自記之。曰。天水長於余五歲。泰山少於余五歲。晝日則研几案。共講經藝。夜則圍一燈。而各自讀書。天水案上。則堆積李杜元白及袁中郎鍾伯敬集。泰山坐旁。則狼藉管韓莊列墨呂諸子之書。余則讀漢唐史書及溫公通鑑耳。余問二人以其所志。天水乃曰。今也天下之詩文浮僞。予欲一洗其弊矣。泰山乃曰。天下學者苦諸子難讀。予欲作其解話。以通之矣。二人亦問余之所志。余曰。予則欲明古今治亂之理。審賢愚成敗之故。以爲王公師範也。此事先哲叢談載之。而有小誤。故載曾祖父所自記以正之。

余頃日探篋底。偶得曾祖父所自記之文。云。丁未夏六月十四日午時。餓不得食。疲困殆極。磨寫數張。腕強不運。筆重不舉。猶勉強寫數字。曰。貴而好書者。桂山劉君也。賤而好書者。石川島無害也。富而好書者。麟齋雨森牙卿也。貧而好書者。鵬齋龜田公龍也。老而好書者。篋墩吉資坦也。少而好學者。本

鄉宗碩也。病而好學者。冠山源益卿也。皆吾友也。然能賤能貧。能病能瘦。好書不厭。至饑不改者。只余一人耳。可謂饑而好書者也。春草堂主人貞獻。識丁未。即天明七年。曾祖父時。歲二十三。蓋當時曾祖父之所。俱交者。有如山田正珍。松川成德。井上南臺。山中天水。濱中周人等。而此文不列其名也。山本北山曰。公幹為人。豪爽俊敏。能曉。韜鈴之略。通戰陳之法。非所謂賦畝誇。泗女閭說劍之類。宜足以為公侯。干城矣。至學問之博。文章之美。世不多有焉。舊歲在。越前。聞吾。反正之業。千里負笈。加同盟。吾黨諸俊傑。皆推曰。加賀才子。不敢名也。曾祖父與山中天水。大鳥無害二人。投書北山。絕師弟之約。此事。余別詳記于曾祖父行實中。

曾祖父。志氣超邁。論辨英偉。其於經義。務破。除門戶之見。以為儒者。生數千載之後。欲變羣言之淆亂。以折諸聖。宜鉤。纂諸家善說。以求一是也。於是就漢唐以下。至明清諸儒之說。一々討論。其善者與之。不善者斥之。難以考證。學。以立一家之見。其學。稍有所異於世之折衷學。故自稱曰。加賀折衷考證學。云。

曾祖父好讀和漢歷代史書。常曰。經必待史。而後明。史亦待經。而後明。凡古

今事態人情。政教風俗。反於經理。背於聖人之旨者。少矣。是故讀史而見治亂興亡之跡。察其時勢。詳其人情。然後及細故瑣事。為常。

曾祖父平居與人談。引經證史。動輒。數百言。大旨歸之於輔教警世。嘗謂。天下之治。生於讓。而天下之亂。起於爭。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要。讓之一字耳。又謂。欲知天下安危存亡之機。無他在。奢之與儉。儉德之共。侈惡之大。此蓋唐虞三代。遺訓。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舍此而拘々焉。談。制度事為者。末已。

曾祖父少時攻儒學之外。受本草學於父之高弟大野才記。所造詣亦深矣。後來江戶。與小野蘭山交。聞其說。大歎服。自是而後。口不復言本草。蘭山亦服曾祖父之學。使其孫就而學。云。

曾祖父為人。音吐如鐘。雄辯懸河。其講書談古。近取譬喻。使聽者。躍々興起。如身當其時。目擊其事。故其撮。徒授書也。門外成市。至擔夫漁丁。傾耳。聽。皆殆忘倦。信夫恕軒謂。余曰。明治初。有一老人。年踰八十者。曰。余自少時。好聽諸儒講經。未見有若錦城先生講說之妙者。也。乃知藤田曲谷。墓表所謂

雄辯懸河。飛談捲霧者。非虛語也。

曾祖父之篁。仕吉田侯也。里人爲之諺。曰。勝於吉田侯者有三。一曰。內嬖。二曰。小櫻。三曰。大田錦城。內嬖。未詳其名。蓋其人。性極聰明穎悟。故大被寵遇。小櫻。將軍德川家齊所賜之馬。神駿無比。云。文政已卯歲。曾祖父至吉田也。聞之。賦詩云。穆王八駿事茫茫。赤驥烏騶最有名。四十餘年稽古力。纔兼良馬得齊聲。詩中不詠內嬖事。蓋有所憚也。

文政五年。加賀前田金龍公。惜曾祖父北土之產。而爲意外賓師。欲引以爲家臣。遣使請之。于吉田侯。不可。金龍公請之再三。吉田侯不能堅拒。以命曾祖父。曾祖父以其父母之邦。遂起而應其聘。無幾。金龍公捐館舍。曾祖父亦尋物故。不至報殊遇之恩也。曾祖父事。余別著有曾祖父行實一卷。故不詳記于此。

曾祖父以文政八年四月。歿。墓在子谷中。一乘寺。其葬于此者。以主僧日豐上人。平生與曾祖父親交。而請襄窆突之事也。後年。海保漁村。覽井庵。民二人相謀。建其墓焉。

德厚君。字伯榮。通稱榮太郎。曾祖父之長子。先大父之兄。善擊劍。一日。與先大父出遊。日暮。經熊谷堤。有草賊數人。要之路。曰。吾儕欲沽酒。一醉。不幸囊空。

請。汝等出懷中。金借之。德厚君未答。賊又曰。汝等若拒之。將并衣帶奪之。於是德厚君言。曰。汝輩欲得金。我不敢拒也。但我之金。與汝之所乞。異。拔刀擬之。曰。我之金。即此耳。汝輩能取。則取之。賊驚散。

德厚君自少用心。武事。而講韜鈴之學。不欲坐。阜皮。以屹々。窮經史也。然時或賦詩作文。以爲樂。自歎詩云。少年豪氣擬英雄。擊劍學槍望寸功。今日始驚。明鏡裏。不知己作白頭翁。可知其有欲立功名之志也。

德厚君學劍。于會田七郎。及七郎歿。代襲其後。稱直心陰流第十三世。云。開場。於山伏井。教授門人。時。杉山陽太郎。秋山要助。酒井良佑等。皆以劍客擅其名。德厚君與之交。益長其技。云。嘉永三年二月。罹病歿。歲六十一。

曾祖父六子。長子。曰英太郎。後改榮太郎。即爲德厚君次子。曰雄次郎。三子。曰魯三郎。爲余之先大父。四子。曰遮那四郎。五子。曰金剛五郎。六子。曰福祿郎。後改福人。皆以其名爲奇。而德厚君四子。長。曰於菟八郎。次。曰豹九郎。次。曰犀十郎。次。曰象之助。其名更奇。

雄飛先生。通稱雄次郎。曾祖父之第二子也。幼而穎悟。好學。比歲十七八。聚徒。

講授經史其說精覈詳明無所不通於宿學老儒曾祖父深嘉之許以後來造就也惜矣文化十三年八月罹病歿歲僅二十有四。

雄飛先生詩余記二首詠櫻花云素艷看來數朵新爲君當作苦吟身名花二十四番外天向東方別惜春無題云身似山僧忘却家浮雲流水是生涯平生難斷閑煩惱三宿又投林下花此他加藤善庵柳橋詩話載先生大醉歌一篇今取而收之於此云文命胙胙賜玄圭何如一飲三百盃周公神功虎豹走何如月下舉新醅春秋褒貶三百年何如花邊倒金盃治亂循環付皇天胙胙偏招鮑秀才伯夷盜跖一亡羊悲歡百年骨生苦願變東海成美酒乘以太白到蓬萊李公勿慕大倉鼠欲牽黃犬何得哉陸子休歎華亭鶴願官元有無妄災名山爲我身後冢百年事業付大塊江上風月不用錢名花豈爲求良媒一醉典却千金裘釀酒不嫌家隳頽崑崙嵯峨三萬里愁與黃河衰々來試來盡此一觴酒意氣忽如上春臺

先大父名敦字叔復通稱魯三郎後改魯佐號晴軒曾祖父之第三子也嘗自言我八歲始受句讀十歲讀史記始皇本紀項羽本紀等得悟其事之奇與

其文之妙自是而後專博涉之務史書與叢書雜然並陳讀一部史書則讀一部叢書讀一部叢書則讀一部史書雖寒折膠著鏤金晝夜勉而不休比十七八歲如十七史稗海學海說郭百家名書津逮祕書武英殿聚珍版吳氏說鈴鮑氏知不足齋叢書等書皆已寓目至經解之書則納蘭氏經解七經小傳六經奧論漢上易傳周易玩辭大易集說林氏尙書全解等書皆已讀之又自言我幼而受學於次兄雄飛至父則職劇身忙無遑教授兒子故每有疑義不過質之而已。

文化十年八月十五夜龜田鵬齋會諸友及門人開宴賞月使各賦詩以爲樂先大父時歲十九亦被招待宴賦十有二絕句以呈示鵬齋一絕轉結云嫦娥向鏡粧何久早化人間傅粉郎鵬齋誦之擊節嘆賞後無幾鵬齋訪曾祖父曰君之第三子實君家之千里駒也如我兒子豚犬耳不能望其後塵也。

先大父與梁川星巖常相狎相歡往々同案而食共衾而臥大父嘗與星巖論及列子舉林註諱誤數條且痛辨八駿解之非星巖屈服以爲不可及從

是而後。講學。則星巖推大父。賦詩。則大父推星巖。而二人相與約。以其所長。馳名聲於海內云。

一日。大父與朝川善庵相遇。於書估玉巖堂。善庵取大學古本釋義。示之大父。曰。此僕之所著也。有與先德所論不合者。君以為如何。大父見之。曰。人各有所見。足下之見。與先人異。固其所也。但其所證。往往有與本書異者。此不可不辨也。因使書估主人。一々出其書。論駁辨證。三十餘條。善庵大驚。自不覺膝之屈。善皇收其書而去。時主人及傍觀者。皆歎稱。有將門出將之語。天保間。京師中島棕隱來于吉田。留數旬。因大父。門人松阪忠求見大父。其來也。直坐上坐。禮甚倨。先取左氏。次取論孟學庸及他諸經。逐一論問難詰。大父性極強記。每棕隱發問。立答辨。如響應聲。棕隱愕然。忽就下坐。深謝。失禮。且曰。僕周遊天下。與諸儒交。其言辯理達。未見如先生也。請自今以後。有疑見教。喜而去。直遣使謝。贈以棘鯪魚三頭。其後數日。大父欲招棕隱。為文字飲。寄書云。此地無異書。可讀。無異人。可與語。廣文之暇。但閉戶攤紙而已。不爾。不能以消磨歲月也。昨忽蒙枉顧。獲聽風流之說話。如書頭魚之腴。如

遇破瓜之色。使我眉舞。色飛。欣々焉。通夕不寢也。幸甚。今早道而聞。有入相語。雨止。必有頭魚上市者。果然。正欲求數尾。以獻一杯。招石羊子。使侍。為一夕之文字飲。先生豈無意于再顧耶。風雨凄然。如秋旅况如何。哉。棕隱得書。大喜。直拉石羊子來。俱酌俱語。罄歡而去。石羊子。小池姓。名國輔。吉田市人。善書。常與文人詩客交。

田原伊藤鳳山。以鈴木春山為紹介。來訪先大父。先欲以意氣屈之。曰。僕在江戶。與佐藤一齋。龜田綾瀨。松崎懺堂等。在京師。與猪飼敬所。篠崎小竹。中島棕隱等。論議辨難。未嘗挫折。雖天下多儒。無有足畏者。大父曰。僕聞之。百戰百勝之將。猶有為敵所擒者。故古人誠之曰。戰不正勝也。子慎之。勿敢侮敵。於是取諸經。論難爭詰。鳳山不能為之。答。忽而勢挫。氣屈。面赤額汗。與嚮者之意氣全不相似也。春山恐鳳山之發怒。急促其歸去。經數日。春山復訪大父。曰。先日之爭。僕實知子之淵學精詣。非鳳山之所敵也。自是而後。春山敬慕大父。甚至。

安政四年。藤森弘庵來寓於吉田。鄰邑羽田村。羽田野榮樹之家。一日遣使

求見大父。曰：請與足下相見。以話舊故。語當世。大父時年稍老。不欲與弘庵慷慨談時事。乃謂其使曰：我近來老病心悸。不欲與人相面。請辭之。弘庵亦不果來。後大父作書與弘庵述所以辭之。云：夫人心如面。好尚亦各不同。足下之所好。古風長篇。僕之所尚。近體短章。好尚已不同。則其是非議論。必有擊柝不相合者。議論已不同。則必不能相為謀也。故僕不敢願與足下一緝交。何哉。期々知其泛交。而不能作心友也。是以引繩批根。深閉而固。拒之。若恐將浼焉。然非有他故也。且足下不聞乎。鐵崖樂府淋漓。而王常宗目為文妖。阮亭詞藻雋永。而二馮執信稱爲清秀。于鱗彼此有黨。是非鋒起。議論遂紛然於世。云。况足下新進。其於詩歌也。假令實有所得。有所長。以傲倪騷壇。憚赫一世。僕未嘗知有足下也。故僕竊不遜。高自標榜。而其視足下也。猶海嶽之於列巖。惡沱。然不啻若王馮之議二家也。且聞足下慷慨攘臂。喜論時事。所謂跼弛不羈。奇壯之士。而僕山鹿野麋。迂濶于當世。而不通。曉時事者。編閱之暇。乃從事于木野狐之戲。以做塙野之鷹揚而已。此其志操之不同。殆若冰炭白黑。然不啻圓缸方柄也。故不願一見。芝眉以接盃酒之歡。惟足下

幸諒察焉。不宜教再拜。

大父好攻諸子。老莊荀列諸書。各作之解。而老子全解一書。經刊而行于世。近者。民國人王重民。老子考。郎肇霄。老子學案。陳鐘几。諸子通誼等書。皆載全解名。可知彼士亦有讀其書者上。

大父一生好議論。不止。然少時爲尤甚。自記其事云。予少日。好辯論。嘗不降以相從。嘗在稠人廣坐之中。腹背受敵。駁難相軋。踴厲風發。夸矜以見所長者多矣。千氣萬力。徒相掉于昏黑。竟不知勝之惡乎在者。亦復不秒矣。當時之狀。可以見矣。晚年追憶當時。賦一詩云。重席工夫今未忘。曾將藝苑比沙場。近來已有頑麻病。爭辯當年半段鎗。

大父平生以誹謗爲惡德。曰。我於人之學問文章。常爭辨不已。而臧否人物。及訐人之陰私。以爲直。我不敢爲也。

大父事父母極孝。移吉田後。每年送金於母。以供甘脆之費。終身不衰。大父性輕財。好施。余幼時。使余負錢而出。途遇窮民。擲錢與之。見其爭拾喜而去。余今猶記之。

大父書字極拙惡。不如五六歲小兒也。而每作一字亦甚勞苦。我外叔母嘗待其側。大父書字使伸紙。叔母曰。字曲。大父曰。字之曲。伸紙者之罪也。非作字者之罪也。叔母後常語此事而大笑。

大父於書必再讀之。再讀則棄之。曰。我讀書二遍則終身不忘也。又曰。書不可不讀也。徒貯多書而不一寓目。是可謂書庫耳。何足以誇乎。

先大父授書于弟子也。先問其所以學。其以知字爲足者。則和顏授之。若欲爲儒與醫者。則正色授之。不少假借也。大父子唯先考一人。故平生愛之。如老牛舐犢。然至授書則嚴峻臨之。常置刀於坐傍。若有誤讀。則勦聲叱咤。或以刀拋之。先考語之余輩曰。

大父性甚嫌酒。常曰。我於酒不啻不飲之。厭聞其臭也。此故一生無酒失。文政八年。大父始釋褐。吉田侯時加賀大夫某召大父曰。子之父歿。無襲其業者。我將使子代之。大父曰。不佞己委質吉田侯。而臣事之。今不可改事。貴藩也。大夫曰。子錦城子也。欲事當事于我藩。何事外藩之爲。子若不答。我之請。我不許。子之留江戶也。大父歸告之。于侯侯遂使大父挈室遷于吉田。後

侯祇役江戶也。欲携大父俱至。大父亦心欲之。而不果。蓋恐遭大夫之譴訶也。余所著有祖父行實。故不詳記于此。

先大父之在吉田。專於學問。而不預於政事。然每有大事。藩君必臨大父家。辟人密謀。先考謂余曰。余之少時。藩君臨余家。與先人在一室。余欲薦以茶。開戶入室。藩君踞先人之膝。附耳沾々密語。余驚而退去。然其所謀。不知何事也。

或謂余曰。子之家。錦城子能創經學一派。而晴軒子承其統。別興子學一派。其學問博辨深邃。有他人不易及者。故錦城子之歿也。其弟子就晴軒子而質疑請教者甚多。若使晴軒子在江戶。其名當伸于一世。惜矣哉。

蘭香先生名晉。字景昭。曾祖父之女。先大父之妹也。自幼好學。善詩。工書畫。及笄年。嫁于古筆了伴。古筆氏世以賞鑑有名。先生亦傳其法。以善辨真贋。後先生失意。所天有破鏡之嘆。乃入于佛界。祝髮稱蘭香尼。及大田氏移于金澤。先生從行。以安政三年四月病歿。歲五十九。所著有蘭香詩集數卷。菊地五山詩話云。聞秀蘭香。錦城之女也。年甫十七。才色雙絕。特善風藻。一

家唱和。自有鹽絮之風。此他加藤善庵、柳橋詩話、高田與清、松屋叢話等書。皆噴々稱先生富于詩才也。

先大父曰。余之壯也。常代父而教授門人。妹亦與余同之。而余教之極嚴。妹則不然。故門人皆欲就妹而學也。

古筆了材。蘭香先生之所生也。自少好數術。所著有通約指南。先生作之。序曰。見了材好隸首之技。著通約指南一篇。余題其首曰。長其業而短其他者。是人之常也。藏其所長。而見其所短者。是兒之見也。孿子之相似。其母常知之。筆蹟之真贋。余家獨明之。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然則專業之所長。君子素不論也。東坡之於醫。象山之於基。雖非專門。各極其精巧也。今兒之於數。亦如此。吾何懼乎哉。聖人有言曰。博奕。猶賢乎已。而況善六藝之一哉。且精一藝者。非凡子也。而況善多能哉。余非有譽兒。癖也。然兒之所短如此。則其所長可知也。故作此序。而使兒免鼯鼠之名矣。天保七年三月初一日。蘭香大田晉撰。

晚成先生。名玄齡。字季喬。通稱遮那四郎。晚成其號。別號蠅虎庵。曾祖父之第

四子也。幼精力絕人。七八歲讀史記。至十四五歲。讀過兩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新舊唐書等。史悉有鈔錄。後又博覽之。務殆無書不讀。常歷游房總毛信。諸國。講說經史。以糊口。天保十三年。爲駿府奉行。所聘無何。辭去。翌年。又仕館林侯。爲儒官。然僚友中有妬害先生者。先生不懼之。辭而歸于江戶。文久元年。晚成先生入神奈川。蕃館。教和語。於米利堅人武蘭。有文記之。其中有言曰。武蘭者。花旗人也。花旗有采地。及居宅。廣東香港亦有居宅二者。以圖示予。武蘭平常取菜菓於花旗。受俸金於英國。又云。英國軍船。建彼國旗號。與我國旗號。自伊豆發計海島。大小探海岸。淺深。以至長崎。云。又云。十二日。元月。武蘭與工人議。欲興造耶蘇堂於橫濱。時工人謂予曰。其價千金。餘又云。武蘭惡倭犬。犬來則短炮擊殺。又云。夷人無拜。相見相別。則握手爲禮。男女皆然。又云。對話之時。我屈則彼強。我強則彼屈。然則與夷秋對話者。須以不屈爲第一。又云。夷人天性皆吝嗇也。以銀投我國。乞人者。僞而非真性。○蕃館。在神奈川成佛寺中。

慶應初年。上毛田沼。一瓶塚。有白狐數。見土人。以爲祥瑞。尊信甚至。晚成先



生時。在田沼。作白狐贊。以與之。村民鄰邑藤岡。有森鷗村者。嘲之曰。狐者惑人。何以爲祥瑞。乃作白狐辨一篇。云。慶應丙寅春二月。道路流言。佐野田沼村。一瓶塚稻荷社內。白狐生焉。閩鄉以爲祥瑞。相競供齋。盛獻酒醴。其儀殆如爲親戚。祝生子也。祠前乃張幕樹幟。標曰白狐誕生。士女群參。日甚一日。應紛雜沓。宛似開龜場。可謂盛矣。余曩赴市。便路往見之。不堪捧腹。欲爲一言。然庸俗之所爲。固不足以費齒牙之餘論也。默而止矣。頃有一儒生。徵引史記孟嘗君傳。所謂狐白裘事。以著之。說曰。白狐乃世間必有物焉。夫好鬼喜怪。流俗之常情。借令有一二有識之士。扼腕辯論。以斥其妄。猶一齊人之於衆。楚人衆寡不敵。妖焰熾而不可撲滅也。而況爲之說。以鼓煽乎。世俗之惑滋甚焉。於是余不自揣。敢援禿毫。以辨之。凡百獸。其可惡者。莫若豺狼。與狐狸耳。而狐最爲甚。此其故何也。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玄中記云。狐百歲爲美女。爲神巫。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且左傳。晉惠公無道。而背施失信。韓原役。遂爲秦所獲。筮者以比。雄狐併觀之。其爲不祥。妖物明矣。故世所謂狐媚。以取天下。狐裘尨茸。以亂國。狐疑以害事。苟被狐字。其事無一而善。

者。且夫借虎威。以逞其權。棲城中。而縱其奸。豈狡黠無所不至。人孰不惡之。夫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豈好人之所惡。邪。儻或喜而馮依之。則氣求之所爲。其神亦必盡世惑俗。狐狸奚擇堂々。明神決無此事。然則從來以狐屬稻荷。明神有靈。當憾其冤耳。何眷愛之爲。邦俗自古以鹿爲春日之所眷。以狐爲稻荷之所乘。不知何世何人。所創唱矣。史稱元明天皇和銅四年二月。於山城國紀伊郡飯盛山。創建稻荷祠。合祀倉稻魂。大田命。大姬宮。三神。以祈百穀豐穰。與狐何有。關涉如春日鹿。余竊謂似得其說。仁明天皇承和八年。春日山中禁芻蕘。雉免者。自是而降。禽獸得所。麋鹿之類。自忘機而與人馴柔。殆不異犬豕。後人誤認。以爲神之所愛畜也。由是觀之。稻荷之於狐。蓋其初妖狐偶。竄其山中。所謂城狐社鼠之類。而人亦不敢加害。故種類累年積月。以蕃息。後人亦謬認。以爲神之所眷護也。同氣相求。同類相應。妖僧奸巫。投機乘會。眩怪捏奇。驅使妖狐。以逞幻惑。蚩蚩之氓。甘受其欺。實以爲狐。乃稻荷之所馮依也。所在建祠祀之。久而不可變也。而今某生不一言論。及于此。徒引異邦書。以費不急之辨。抑末矣。物之有非類。自誰昔而然。有

白麟有白龜有白兔有白鼠其他禽獸蟲魚奇形異色者不可勝數也然則四海之廣九州之大未必可概而言無白狐也然非常物以爲祥則祥矣以爲不祥則不祥矣麟雖爲聖世瑞獸出非其時識者猶以爲不祥矧於凡物乎矧於妖物乎方今國家多事米帛騰踊齊民殆不聊生白狐若或出此間以逞眩惑則余將搏而殺之食其肉寢其皮以求一日飢寒且以醒世俗矣何暇附會經史以添鬼怪乎某生抗然議史記韋昭注曰孟嘗裘必白狐全皮之所爲而非集腋毛也是全與余之所見相反不啻白黑天壤已然事不關大義故置而不辯焉余固陋不多讀書經典見白狐事乃吳越春秋塗山歌曰綏々白狐九尾尾々唯是耳然史傳固多不經則未足以爲證也白狐之有無暫闕疑可矣善哉聖人說人而不說鬼論生而不論死是可以用爲萬世法矣慶應丙寅年夏四月鷗村漁史森保定稿田沼人初聞鷗村之笑以白狐爲祥瑞皆慍恚今及得此書大怒携來示之先生先生曰鷗村何人我將說而挫之乃往詰鷗村曰田沼人以白狐見于其地咸欣々然以爲五穀豐穰之兆也而子漫嘲笑罵詈以挫折士人歡娛之氣何其不察之甚今關

東穀不稔而獨田沼爲生白狐遠近供養救一村飢乏可以知其爲祥瑞矣書不云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如子者宜助而成其所欲也何嘲罵之爲鷗村初爭辯不止遂挫服謝罪其後鷗村爲一村所惡不能居藤岡遠遷葛生云先生平生以史記狐白裘爲非集腋者因作之解以駁鷗村之說曰史記云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是謂白狐之皮也滿洲有玄狐池北偶談云本朝極貴玄狐次貂次貉獬狝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是亦謂玄狐之皮也與史記同例六國時獲白狐皮猶西狩獲麟故曰直千金天下無雙矣天下無雙者謂世界一品也直千金者古出十萬師之費也子孫比今則一萬二千五百金也呂不韋之食客見聞甚狹惟知集腋之費也子孫比今則一萬二千五百金也呂不韋之食客見聞甚狹惟知集腋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韋昭從此說故於孟嘗君傳則屬不通今江戶曝曬稱白狐寶珠者田舍市場亦稀有之握之則溫暖殆如生物是以狐腋之白毛製之也狐腋固溫暖勝諸獸皮毛故說苑云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是也今若有出四五十兩者則余當使攻皮之工造粹白之狐裘狐腋

之白處。其廣勝白鼠之皮。造之何難。之有。豈至費一萬二千五百金之多乎。某社師引墨子千鈞之裘。非一狐之白。以韋昭註爲定說。而駁余解。余曰。不然。墨子之語。虛而非其實。夫鈞者。或曰二十兩。或曰二十四兩。或曰二十四兩。古來有兩說。今就二十四兩言之。則千鈞者。二萬四千兩也。古來未聞集狐腋作一裘。而費如此大金也。然則墨子所述。特美良裘之辭。猶美醫方稱千金方。所謂虛譽也。故不可取。以爲證矣。又駁曰。狐皮短小。不若熊羆。故白狐皮不用八九箇。則不能纏七尺身。其言亦誤。凡以裘包全身者。寒帶之地。俄羅斯人所爲也。中華則不然。帶以上曰衣。以下曰裳。上下各異。詩云。綠衣黃裳。是也。所謂白狐之皮。玄狐之皮。施諸上衣也。非掩全體也。其皮則稀世之珍。非容易所得。故貴之也。且上衣之製。其貌多端也。說文無袂衣謂之襦。今所謂袖無也。古今註半衣。今所謂半天之短者也。國語偏裘之衣。韋昭曰。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今所謂刺子也。唐風羔裘云。羔裘豹祛。自我人居。祛者。袖也。以羔爲裘。以豹爲左右之袖。則是亦裘之刺子也。由此等考之。古人之用珍皮也。如白狐玄狐者。必當施背裳。人情者。古今一致也。想當然耳。文中某社師謂鷓村也。

後先生作白狐記。刻石建于田沼稻荷祠。後庭其末文云。或有由妖狐惑俗眼。而疑白狐爲祥瑞者。余曰。疑者誤矣。云々。下毛人謂余曰。或人者。指鷓村也。頃者。見或人之所記。與余之所聞頗異。曰。這那白裘。從俄國而來。特刺鷓村。先生。學者也。知讀書。而不知使劍之道。且當時歲已六十有六。鷓村則未至四十。豈不知其不能敵乎。又其出門也。腰帶劍者。是士之常。非爲欲刺鷓村也。或人之所記。余不能無疑也。然余唯記余之所聞而已。敢非左祖先生而漫斥鷓村也。

館林俗。自古惡犬甚。見之輒捕殺。晚成先生見執政極。陳其不仁之甚。又其俗男女同浴。恬不爲怪。先生又陳其亂俗之甚。執政以爲然。皆嚴禁之。晚成先生與爲蘭學。者小關三英。望月三英等。相親善。故雖不修其學。而得略知西洋事情。云。小關三英。名好義。號篤齋。出羽庄內人。望月三英。名某。號椿山。江戶人。皆以醫爲業。小關三英。與高野長英。渡邊山等爲友。晚成先生。文有樵牧問答。滑稽突梯。使讀者捧腹也。云。紀州樵父。與州牧童。集一逆旅。各誇方物。而放。大言。樵父曰。今天下所食。橘子。吾國一木所結。非有數樹。厥大不知其幾何。童子曰。運其橘子。吾牧馬所爲。一背負萬筐。一驅領七道。厥馬大。可以見伊勢人。伊勢物語。或曰。嘲二子曰。爾等未見大神宮。大鼓。一桴擊之。天地震動。山海易所。此鼓也。飛驒國工。嘗伐紀州。橘幹。剝與州馬。

皮不日成之者也。傳奇家聞之愕然。投筆曰。今人擊大法鼓。吹大法螺。

殆勝天竺古先生。嗚呼大哉。晚成先生。以慶應三年九月歿。年六十七。

愚溪先生名如晦。字季明。通稱金剛五郎。曾祖父之第五子也。為人。才氣英發。十歲賦詩。其妙使人驚嘆。十二三詩稿已積成堆。高田與清。松屋叢話載先生詩二首。其一。田家春雨。云。細雨茫茫。柳色新。輕風吹。處水為鱗。紅綻。村々春富貴。短簑多是訪花人。其二。暮春。云。澹雲不散。雨霏々。數樹垂楊吐嫩金。訪花心。被讀書惱。九十春光已綠陰。二詩俱幼時所作。其才可見矣。

先生父歿之後。或在江戶。或在房總諸國。聚徒授經。以糊口。天保六年十二月晦日。至下毛。發富田。將至川崎。時夜暗。迷而失路。誤陷水田中。先生爛醉未醒。不能出田中。終捐命。年僅三十。有四。加藤善庵。柳橋詩話云。金剛踪跡不定。而客遊數月。忽而在孺人膝下。慣見為常。恬不為怪。一日叩戶。乃謂曰。上毛之富豪。遣伴延之。明日且赴。故來辭。問近製。立援筆錄一首而去。未幾。計音至矣。今讀其詩。氣象慘怛。不類平生。俊快。豈豫兆不祥。賦當時之狀。可知矣。信夫想軒後事云。金剛在下總。與舟子爭鬪。為其所殺。嗚。想軒何誼人之甚也。

余嘗至下毛川崎村。弔愚溪先生墓。墓在田間樹林中。其文則兄晚成先生所作也。云。弟諱如晦。字季明。一字金剛五郎。江戶兩國人也。生於享和二年壬戌十二月晦日。歿於天保六年乙未十二月晦日。年僅三十有四。嗚呼。其幼時眼光如鷲鳥。才氣異乎衆。指左則識。右往々驚。其長老至十歲時。能賦七絕。其筆跡今尚存。而在修省屏風。余長弟一歲。常恐怖其才。然先考卒後。余數。顛屢起。弟一。躑而不再起。於此。知才之不如愚。乙未臘月。大窮。而歸。都下薄風。人各不顧。余不忍見。與梯袍一領。其翌日早起。赴此邦。除夜欲投川崎村。不果。而路死。修省通手書述其概要。余速至此地。以正月十二日。葬于修省之先塋。時得所作鮮味集一卷。自在運斧斤。殆成一家之體。其巧於詩詞。而拙於活計者。天空乏其身。而使吐其心肝也。然則以詩名之。贏補天壽之縮。可以無憾。且天留余一人。隔三十年。作此墓表。則何憾之有。有生必有死。曰天曰壽。期至則一也。余今年六十有六。則所謂期者。不日當至。長短何可論矣。嗚呼。其生其死。共在天。歲則固有天數。而非凡智之所知也。且其歿在太平無事之世。而不遭國家昏亂之時。則幸耶不幸耶。是亦未可知耳。兄

大田遮那四郎撰。

愚溪先生所著有春秋左傳考、孟子考、鮮味集。其他不詳。

番松先生。名信成。字天瑞。一字福祿。通稱福六郎。曾祖父之第六子也。自幼好學。用力于經義。又博覽羣書。莫所不闢。初在江戶教授生徒。晚仕。大多喜侯。任侍講。兼教授。藩士廢藩後。去抵武藏。幸手客於醫野村氏。教授其子弟。先生無妻子。獨飲酒為樂。家畜一狸奴。愛撫如子。每日自求餌於市。歸則與狸奴同卓而食。夏月出於市也。張傘。肩之以為傘者。擔肩之物也。往肩之。歸亦肩之。炎陽赫赫。射其面。而不以為意。先生又訪人之家也。每佩雙刀而坐。人告之。則脫不告。則不知脫。故人目以奇人。而至讀書辨理。其明如折絲毫。且記性過人。一經目。則終身不遺忘。弟子有問。立答。曰。事見於某書某卷。第幾張。弟子開書見之。無不盡然。云。明治五年六月。罹病歿。歲六十四。所著有文集數卷。詩集數卷。其他經說多。有之。未詳其目。

河合寸翁。名鼎。字漢年。後改名道臣。號白水。又號竹墩。晚改號寸翁。家世仕于姫路侯。食餼五千石。即伐水之家也。性極好學。及來江戶。就余之曾祖父。

而學。尤長于賦詩。寸翁受學于余之曾祖父。西島靜儒學源流。亦記之。頃者。

加藤善庵。柳橋詩話載。寸翁詠阿佛尼詩。云。山村麥方熟。桑樹鳩呼雨。濟水乃龍野。沿溪入越部。峽路路偏滑。晚步步增苦。花垣弔佳人。石佛獨占古。早辭宮媼。榮署名。依乃父。新勅撰成。日慷慨不肯取。三帝遠西狩。一言足報主。肉食恥紅顏。滿朝須愧死。朗月兼紅淚。永既染肺腑。蓬麻訟身冤。歌詠驚暮府。野水清如舊。顧影傾簪組。那捨京華春。甘為山下姥。文物異昔時。玉闕非樂土。松老停風聲。草叢留蝶舞。流鶯引我去。落日輝林塢。

文政二年。藩侯嘉寸翁。董革藩政之功。賜地於城東阿保坂元等。以為燕息之所。寸翁意教育人材。不如設學校也。因自投資。墾闢其地。以建校舍。命曰仁壽山學問所。聚徒講學。時使猪飼敬所。賴山陽。摩島松南等。諸儒來講書。于此。寸翁以天保十二年六月歿。年七十五。

寸翁無子。養同藩松下氏子。為過房。名良翰。通稱隼之助。號屏山。少學于仁壽山。又負笈于菅茶山之門。為人極有才幹。夙唱尊攘。大義以率藩士。明治初。屏山勸姫路侯。奉還封土。侯聽之。上書請廢藩置縣。為朝廷所容。依是

諸侯相做，而奉還藩籍云

加藤善庵。名良白。號草軒。姫路藩醫。住於江戶兩國。自少好學。親炙于余之曾

祖父。以學問之博。文章之美。見推于儕輩。所著有柳橋詩話。柳橋隨筆。六國

史論。蓬萊徵古錄。西游文藻等。善庵以文久二年八月歿。年七十二。

曾祖父。喜善庵。塘它山。須天董齋。諸門人。於詩學。大有所進。賦詩示之。云。凌

櫟。朱明趙宋人。一枝高折李唐春。梅花開向群芳上。千紫萬紅皆後塵。遺書。名文通。青

松寺僧。

善庵。子。名貞白。好學工詩。柳橋詩話載。貞白讀寺門靜軒。江戶繁昌記。詩云。

靜軒何事弄毫忙。曾向虞初傳此方。楮葉刻成人駭見。龍肝炮熟客爭嘗。寒

儒未必謀溫飽。冷語唯能醒熱腸。寫出名都許多事。家家莫不說繁昌。

先大父著老子全解也。作之序者三人。一為塘它山。一為加藤善庵。一為松

井興德。它山序載。在於它山存稿。興德序已亡。不在善庵序。載於此。以存其

文。云。蘇子由著道德經二卷。朱文公作難學辨。攻之矣。不知刊定陰符經。撰

參同契考異。則是出于誰手也。不知陰符經。參同契。與道德經。孰為優。孰為

劣也。孰為難學。孰為非難學也。歟。清朝極尊文公之學。然御註道德經公布

天下。而在廷儒臣。未敢有所獻替。是何說也。以是論之。文公之辨。何傷乎

子由焉。大田叔復者。先師錦城子之第三子也。過庭之日。頭角嶄然。先師歿

後。焚々一燈。屹々攻苦。不出戶庭。寢食殆廢。有年矣。於是從遊之士。接踵於

戶。聽其講論者。以為先師復生焉。未幾。吉田侯厚幣招之。叔復慨然曰。久矣

先人之蒙知遇也。我不繼其志而可乎。我不效犬馬之勞而可乎。遂挈室西

遷。敵裘羸馬。蕭然就途。於是冀北無馬之嘆。藉々于藝林焉。辛丑冬仲。予西

上而歸。道經吉田鎮。訪之。其廬。叔復倒屣出迎。既而證經舉史。抵掌談論。旁

若無人。恨客程有期。不能移晷。且辭去。旋以所著老子全解五卷見示。且囑

以鄙序。暨東歸解裝。輒取其書。反覆讀之。凡從前註家之說。大抵不滿其意。

何則。以窮經之力。波及此書。故一字一句。罔弗穿究。一義一解。考證精密。而

諸家荒唐謬悠。不可究詰之言。悉付乎草薶禽欄矣。又至其盤根錯節。輒別

出新意。旁引曲暢。必歸於至當。必據於人意。而後已焉。何等精力。何等聰明。

非有絕人之資。安能與於此哉。東坡讀子由之書。而嘆曰。不想老年見此奇

特若九原可起也。不知先師之稱贊。又如何也。叔復少子五歲。然不敏之質。自先師歿。假々乎。若替者之無相。即每叔復見訪。請益於酒酣燈燭之際。質疑乎。雨夜連牀之時。迄今憶之。恍如一夢。嘻。夫交誼如此。薰陶如此。安得不情攀之文。亦復如此乎。是為序。天保壬寅正月。東都善庵加藤良白撰。

塘它山名公愷。字公甫。通稱鴻之佐。它山其號。別號稚松軒。越前大野人。性嗜學。入于余曾祖父之門。學能詩文。兼工書。至學問之博。同門中少其比。初。它山在于大野藩。藩執政不善。遇之。它山憤怒。辭仕。挈家移于江戶。困窮已甚。半菽不飽。因備書自給。而以其餘勉學。屹々不懈。至文政十二年。姬路侯聞其才學。踰來聘。為儒官。食餼若干。它山因往。到姬路。講書於藩學。好古堂。教授子弟數月。而還于江戶。嘉永二年二月病歿。歲六十七。所著有彙駝考。敦學辨。莊子神解。韓非子論解。孝經改觀。讀論語集註。清畫錄。藝餘詹言。白鹿洞學規發揮。儒辨。它山存稿等。余之曾祖父所有。悟窓遺筆。其第一編第二編。皆曾祖父所自錄也。而第三編。則係它山之所撰錄。其事。三編序中。它山自詳記之。

它山有記。道聽塗說之文。事頗奇。其文云。它山存稿不載。齊人有欲得金者。清且理髮。整衣。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探金。攫而奪之。吏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夫入有所利。因以晝為昏。信哉斯言也。小人貪利。自殄。譬之飛蛾。投燈焉。自佛眼視之。如可憐。而被愚自斃。天之所以亡之。何也。藩邸之吏。掌貨幣。匱積有二。曰小貨。曰大貨。須指揮收發。已出納之權。不與。鎖鑰關鍵。別有其人。長吏也。稱元卜。猶大司農焉。掌大貨。吏員幾人。其一曰山本三衛門。宿直在局。味爽。厮役來叩戶。言有簡來自某氏。時臘月廿六日。歲且除矣。窮陰常態。黃白事忙。三衛固憤之。不意其真妄。啓局。應之。厮授簡。即就燈。拆之。厮抽刀。斫其頸。蓋此刀。十日前。官麻掃塵之日。乘其紛擾。而所竊。所謂某氏。手簡亦彼所偽造也。三衛雖老。氣壯。挺佩刀。相接。厮轉。斫其腕。腕斷。厮逃。三衛追至廂下。賊因却投刀。而逸。三衛跟蹤返局。時夜且明。廂下格磔。有響。諸局知有異。出見。告長吏及監察。俱來。臨局內。鮮血滾々。然。漂簿記。三衛精神不耗。陳其顛末。明悉。長吏稱其剛愎。諭言。當具啓。勿患身後。三衛稽首。亡幾。命絕。賊厮名龜藏。初意欲戕其管主。攫去金幣。非有他故。事不遂。到此。是天保四年癸巳也。三衛有女。曰璃。搖仕於細川長門君。宮中。聞凶計。慟哭。如病狂。如喪心。距躍三百。曲躍三百。怨天之不男兒。其

身。目皆如裂。有男曰平。年纔弱。三衛弟。曰九郎。衛門。為藩。老臣本多氏家。幸乞主得假。星夜馳來。府下疏。請復讐。得允許。焉。賊龜藏。伊勢之人也。叔姪。提携。將尾。至上國。索其蹤跡。宇平略記其面目容貌。九郎未嘗一見。因拉。同時。厥役文造者。為陪行。代僕隸。是翌年甲午二月之季也。搜索。西邦。欲甘心。而龜藏。踰天。踏地。不獲影響。矣。今茲乙未之春。有見賊龜藏。於邸外。塗上者。則賂市井偵姦者。陳網羅。戈畢。期勿復。烏散。雖都下繁庶。侯邸。某時。天帝之公。錢神之靈。能鉤探。隱微。莫不剔抉。焉。密報。賊龜藏。今在麻布保科氏邸中。仍為奴隸。即隱求。與彼曾同舍者。以此為餌。誑以飲博。誘之外出。固與偵姦。謀行。數十步。乍出。執之。疑懼。問故。叱云。第往矣。馳到神田門外。濠堀林薄之地。夜靜無人。山本氏女。璃搖。叔九郎。衛門在焉。吏坐龜藏。地上。鞫問。舊匿。不首服。加箠掠。猶陳沮。即呼文造。為證。折服。吏解縛。九郎。終賊。臂。大喝。言獲。警。賊。姪女。速斬之。璃搖。白給衣。女抹額。佩一刀。以細繩。拘。掣。袖。祛。便於刺擊。高。揭。裳。裾。穿草鞋。踊躍。而前。曰。先父之讐。龜藏。速就命。九郎。放臂。璃搖。抽。刃。問。不。容。髮。斷。頭。骨。未。殊。再。斫。即。僵。矣。猶宛轉。且起。乃刺背。洞胸。九郎。蹴之。仰臥。

因穴喉。謂之審殺之一刺。矣。嗟。婦女之情。見蠶與。鱷。猶畏。其類。蛇。蠅。璃搖。以。眇。小。一。婦。人。能。奮。斫。賊。三。擊。而。斃。何。其。壯。哉。雖。憤。恨。之。積。遂。致。資。育。苟。非。資。性。剛。烈。安。能。與。兇。相。視。不。神。沮。魂。飄。邪。方。父。之。死。於。非。命。怒。髮。衝。天。泣。號。殆。絕。逆。知。今。日。之。克。濟。此。舉。矣。時。七。月。十。三。日。夜。漏。二。更。天。晴。月。朗。也。其。不。舉。首。祭。墓。者。以。未。稟。允。於。大。府。之。故。也。耶。字。平。以。其。誠。面。貌。與。乃。叔。訣。深。入。西。州。以。此。不。及。甚。可。憾。矣。嗟。夫。兇。賊。龜藏。蠢。然。無。知。蟲。豸。之。細。也。雖。然。蝮。蛇。毒。螫。亦。足。以。斃。人。非。人。之。過。矣。彼。賊。雖。至。愚。亦。犯。人。之。形。比。蟲。豸。猶。靈。苟。非。見。局。中。之。多。金。豈。至。執。縛。以。身。膏。刀。刃。邪。為。三。衛。子。弟。者。固。以。龜藏。為。讐。而。後。之。讀。此。亦。可。知。金。玉。寶。貨。難。得。之。物。之。為。世。俗。之。讐。害。而。已。唐。公。愷。識。

篠崎。股。孤。名。司。直。字。和。卿。通。稱。英。次。號。股。孤。又。號。固。窮。上。總。山。邊。郡。門。谷。村。人。自。少。好。學。不。倦。入。于。余。曾。祖。父。之。門。而。學。性。又。工。武。技。善。兵。法。好。講。明。孫。吳。書。所。著。有。孫。子。發。微。吳。子。發。微。所。發。明。不。為。少。人。以。為。諸。註。中。白。眉。股。孤。好。歷。游。四。方。而。至。伊。豆。者。數。葦。山。代。官。江。川。英。龍。殊。禮。待。之。及。其。刊。孫。吳。發。微。投。之。資。云。



賤孤性溫良淳謹。唯好清潔。過於人。亦可謂性之癖也。  
 余之先大父少時與賤孤極親善。相俱巡行武總。問以撮徒講經。其事詳見於大父訓蒙淺語。余頃者閱大父文集。有與賤孤書一篇。益於學者不少。因載於此。云。昨足下語。僕曰。古無丘字。書傳中。凡丘字。皆當為區。因舉驅與駟以為證。夫謂丘與區音相近。而相通。則可也。謂凡丘字。皆訛當為區。則不可也。若特之作。饋飯之作。作。凡丘字。皆直之訛。反字。皆下之誤。孰有不捧腹而笑者乎。鄭氏解禮之嫌名。曰。若禹與兩丘與區也。謂古無丘字。則鄭氏之云。將亦何說乎。足下之論。字學。想像妄說。大抵率此類也。夫疏淪決排。行所無事者。神禹之治水也。批郤導窾。因其固然者。庖丁之解牛也。夫讀書論古者。亦猶是也。唯因其固然而行其所無事而已矣。豈故做整空駕虛。滿調杜田之辨。而來之。誹笑哉。昔王荆公以會意解凡字。如波字。則謂此水之皮。坡公斬之。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乎。又解麋字。曰。鹿三為粗。坡公又斬之。曰。然則犇字。從三牛。何以為奔乎。足下之論。字學。殆有似焉。恐為他人所。鬻笑。而負固陋之名。故具以告。請足下之勿與是所。

賤孤語。余之先大父。以樵夫斃。蟬之事。曰。我上總大多喜。近村有一老父。一日入山採薪。須臾。林木驟然發聲。腥風撲面。老父怪而見之。有一巨蟒。擡頭開口。將來迫。老父忽為毒氣。所中。眼眩氣喘。走而歸。家。具語之。妻擊且曰。余今將死。汝等疾行。報我仇。言終而絕。其子慟哭。自奮。曰。不令父空死矣。取鳥銃。裝以二彈丸。駛至其處。巨蟒蜿蜒。將他徙。其子直取銃。覷打一發。中頭。蟬斃。乃走歸。具告狀。于里長及鄰保。里長往而見之。歸以事聞于官。官命吏驗之。果然。乃召其子。賞以白銀數錠。余亦親觀其蟒。長丈餘。周稱之。先大父聞之。以為奇。後語之。兒孫云。

酒井明卿。名清衛。江戶淺草富商也。而自少好讀書。余之曾祖父。初客于多紀氏。明卿數訪之。知其非庸常儒。至天明七年冬。勸之使卜鄰。先自入其門。繼使弟尚賢及子春喜習之。二人皆就而學。明卿家多藏典籍。使曾祖父隨其抽讀。以故曾祖父得能通衆流百家之言。云。曾祖父雪日訪習之。習之供豆腐。曾祖父乃賦詩。云。味淡。於秋清。似水。朝餐停。飭。賞多時。古今何物。得相比。咀嚼淵明採菊詩。

荒井堯民。名絳行。通稱次右衛門。號晴湖。江戶人。為幕府膳番頭。取白須甲斐守。家臣初家甚貧。每夜竊設肆於通衢。賣卜。以為活。嘗讀易。有所不通。率然叩我。曾祖父門質其疑。深推服之。遂列名弟子籍。曾祖父著悟窓漫筆也。示之。堯民堯民曰。先生委之。小子請梓而行之。乃携歸。使主翁白須氏請于官。直編之梓。當時書之弘行于世者。唐詩選為最。而漫筆次之。是以堯民獲利極多云。

曾祖父攻經之外。染指宅相。頗有所發明。然子弟無欲傳其學者。故晚年取其書悉授之。堯民蓋以堯民嗜其學也。堯民所著有龍背發秘。春雪解話。梧坡教諭。談鋒資銳。本朝人物詠史百詠等。皆行于世。

百川玉川。名平章。字達文。通稱順介。津輕人。幼而好學。年二十一。擢為藩學助教。自以為學未優。乃遊學江戶。入于我曾祖父之門。學成。後歸鄉。再任藩學教授。玉川性放達。雄邁不屑羈勒。一日在學館中。失屣。御史案之。以為無禮。削其官秩。禁錮于家。玉川於是發憤講學。時作詩以遣憂悶。其詩積成冊。名曰龍鳥集。蓋嘆幽囚也。文化二年十二月病歿。歲才三十有一。有二子。長寬

平。次。文。平。西南之役。文平從官軍戰於薩隅之野。為敵所殺。

中井乾齋。名豐民。字子來。通稱覽輔。後改準之助。而及晚年業醫。又改稱隆益。江戶人。仕于吉田侯。自少受學于我。曾祖父能通經義。所著有孝經纂義。周易晰義。周易比例考補。古今絕句所見集等。

乾齋自製活版。有所撰著。則自印而行。之書期印。我曾祖父之書。以有所報師恩。先刊行錦城文錄二卷。將繼及他書。未果而歿。

乾齋弟名潛。字子龍。通稱確輔。號涵洲。出贅舉母藩。川西氏。性好學。師事同藩竹村悔齋。悔齋獎掖激勵。期其大成。天保十三年二月。屠腹而死。世無知其所以死者也。涵洲所著有唐宋八大家文格。學者與沈德潛八家文併讀之。以為作文之法。

涵洲與松本實甫。木下士勤。安井衡。鹽谷世弘。大野子欽等親善。嘗謂兄乾齋曰。以雅量。則弟不及伯子。獨取友一節。伯子當避弟三舍也。乾齋子名豐亨。字王假。號錦齋。好學。工詩。年甫十二。著錦齋百絕。以行于世。世人驚嘆。有神童之目。明治後。去東京。至北總杵掛村。下帷授徒。今不詳存

歿

平尾信從。字德卿。通稱鐵藏。號它山。美濃岩村藩士。少好學。從余之曾祖父學。曾祖父所作雜說甚多。信從請于曾祖父纂錄。其尤有益于人者。爲五卷。命曰錦城漫筆。自序之。惜乎其書未至刊行也。

信從有女無男。曾祖父乃使弟子東條琴臺爲過房子。琴臺時歲二十三。才學超倫。而當時岩村藩以藩主弟林述齋之故。使士夫悉奉朱學。不敢許奉他學。信從語之。琴臺以問奉朱學。否。琴臺不從。曰。兒受錦城先生之恩者久矣。今不忍背之。信從以爲然。然藩命峻嚴。亦不能拒。終去琴臺。琴臺時已有子。信從乃使其子繼家。名曰錄藏。錄藏後有一男一女。女即下田歌子是也。琴臺事西尾善作所作之傳詳之。

信從詩文未得見之。今載錦城漫筆序於此文云。夫學有義理之學焉。有考據之學焉。精義明理。博辨宏通。以能識古今之得失。固非講究義理。則不能言也。考據核洽。辨證博雅。以能透前後之當否。固非研尋考據。則不能知也。近世清人之學。風習爲漸。考據之說。雲興電起。不省義理之如何。人好細察。

唯其所趨。過纖細而無一人發大見識。以道義爲自任者也。而義理之學大荒焉。夫考據末也。義理本也。執考據而遺義理者。貴其末而賤其本也。豈可乎哉。吾師錦城先生有見于此。以發揮義理爲主。傍及清人考據之學。自天明中至今。四十年。如一日。其正大有用之論。縝密微實之說。我邦古今所未曾有也。余親炙殆二十年。常侍講帷。與聞緒言。於漢宋經解。能究淵源。不拘于平門戶之見。取其所長。捨其所短。無毫偏黨焉。若斯編。一時所口說。二三子記之。以資談論。余以其裨益於後進。將請之。先生布于世。先生視之。若土置而不顧。余遂校授之。梓人讀者不待余言。可自知其考據義理。扶輿關樞。劉切於經義也矣。文政元年戊寅十月。門人美濃平尾順謹撰。

余之曾祖父。送信從之駿河詩云。廿歲交遊錯。見推老來何。耐別離。哀他年赤草山頭。月一宿。君家把一盃。其後信從書來。請詩。乃賦一詩。贈之。云。老來胸襟冷似水。鶯花當笑我無能。驚人詩語亦何用。身學巖棲默坐僧。

伊藤忠岱。名祐義。號鹿里。信濃小諸人家世。兼農與商。忠岱不屑之。專力學問。父嘗使忠岱販於京師。及歸。唯駄書數籠。無尺寸贏也。父知其非庸人。使求

師京攝間時。賴山陽篠崎小竹輩。甚有聲名。而忠岱以為學問當自治。經始以春華相馳。遂末已。遂來江戶。入于余。曾祖父門。一意攻經。屹々不倦。忠岱嘗謂我信之先達。太宰德夫以儒鳴。內藤希哲以醫鳴。我將兼二子之長。而有之。遂學醫于吉益南涯。歸鄉而後。專以授徒療病為已任。

忠岱好寫書。晝夜屹々。雖祁寒隆暑。手龜汗漿。不暫輟。其目蒿意倦也。趨觀劇一二齣。以為笑娛。歸則復握管。以故其所手抄。積至千有五百卷云。

忠岱從遊余之曾祖父二十餘年矣。常以季冬末講訖之日。治裝歸省。至於改歲下帷之始。躡屣直造于門。雖雪霰交下。跋涉實艱。猶且往來。不敢休。同社稱爲奇男子。以上二條據墓誌

忠岱好著書。孝經大學。有國字解。其他孟子廷撞。中庸廷撞等書。皆刻而行于世。忠岱受經于余之曾祖父。而諸子之學。受之於余之先大父。諸子書。亦有國字解。而其說大抵本之先大父云。忠岱以天保九年二月。月。年六十一。

忠岱有二子。長祐之。業醫。次祐英。嗣家。祐英亦嗜學。工書。余之少也。歲既六十餘。與余郵筒往來。後杳絕。音耗。

海保漁村。名元備。別名紀之。小字純卿。長改字。鄉老。一字春農。通稱章之助。漁村其號。別號傳經廬。上總武射郡北清水村人。歲十四始來江戶。不第其喧。驚泣曰。是豈可讀書邪。未數月。歸鄉。及歲廿四。再來江戶。首受知多紀柳洪。遂俱遊于我。曾祖父之門。故其學一在乎恢張師說。然晚年專力於古註疏。易書詩三經。及論語。有漢註考。中庸大學。有鄭氏箋。書。謂漢經師說。雖有異同。要得之於七十子。遺傳則今日治經。當原之於註疏。徵之於各經。參之於史子集之言。辨訂其異同。研覈其是非。以求合於古聖賢立言之指也。

漁村所著有文話二卷。刊而問之。于世。余之先大父聞之。與書。漁村云。敦再拜。漁村足下。昨有人來告。足下與僕。二弟議論頗不相合。相摺擊剝。噴有煩言。竊謂足下與善庵及僕。二弟玄齡天瑞等。義猶兄弟也。兄弟之義。固當相驩愛。不相往來。則不可也。况在一門庭中。爭長競短。勃谿作鬧。相摺擊焉。相剝剝焉。日尋曠林之干戈。如之何。其可也。足下長者善庵寬裕。有容。僕信其決不啓疊端。惟僕二弟豪氣不除。且加以卞急。故不能降。以相從者。其或有焉。然足下長者。豈不能包容乎哉。且善庵才有餘。能文字。玄齡近日頗盡。

力于經義。天瑞雜博。無所不闕。此三人者。實與足下相結作一團。以相切磋。以相商議。以張皇先人之學。亦足以扞禦外侮。而止滿闕之謗矣。然善庵醫也。但涉吾地者。足下顯業。豈可不盡心乎哉。足下當先人之晚年。與忠佑及靈巖等。諸子執經常侍于卓比之側。獲承其口授。管欸以書之于紙。俛焉日有莘莘積。而各成若干冊。纔有餘力。則又從僕游。質荀呂諸書之疑義。足下之於業。可謂勤矣。足下雖晚學。在諸子中。尤有文才。尤能領悟。故駁々日進。不見其止。遂能有成。以獲立一先生之門戶。足下之於學。可謂捷矣。然其始之翼而長之者。僕亦與有力焉。故僕之於足下。視猶二弟也。孰親孰疏。孰就孰去。胸中固無有適莫愛憎也。且狐埋之。狐搯之。雖朱愚之人。亦不爲也。足下聰敏。苟能反覆熟慮。則必知僕議之爲公正。而靡有不信。尙何待喋々言費哉。吾兒修文。近來亦能嗜學。頗博涉獵。諸書一日見其机上。有拙堂文話一篇。問之。乃云。此當今某先生之所著也。偶見其中載齊東野語之一則。不覺失笑。歐公祭文云。山川草木。開發萌芽。開發二字。屬山川。萌芽二字。屬草木。開發。謂山川之鬱氣開發也。此書讀法大謬。東坡跋曰。凝虛未寂。瀾漫

瀾對予所見。稗海本作凝虛未寂。家無坡全集及諸家鈔本。俱未檢。案虛字。臆訛文。凝虛猶言凝眸。也。未舜。通未瞬。訛文。其作未寂。麻沙本之尤甚者。某先生據以改未舜。爲未寂。甚無謂也。又曰。般地。燕空般地。即搬地。言其滾轉地上也。紀昀曰。宋人書搬運。皆作般。張文潛賦。飄風擊雲。奔曠萬里。飄風即焱風。謂疾風也。擊雲之擊。即搏激之義。言疾風吹雲。雲相搏激而去也。此等字句。及訛舛。猶且不能明辨。是正以此評文。論古豈不大可笑耶。聞近日足下亦有靡旌摩壘之書。謂漁村方將乾沒。以決一閔。刻以問諸世上。慎旃哉。尤而效之。君子之所鄙。願與善庵及僕。二弟相共商議。勿效若人之陋習。而來傍觀之邪。掄上則可也。先考謂余曰。天保年間。漁村到京師。及歸。途過吉田。訪余之父。謂曰。僕頃者。課生徒。以文章軌範。東坡留侯論。有倨傲鮮腆之語。未詳其所本。先生請見教。余之父直答曰。鮮腆二字。古書無之。詩新臺篇云。籒條不鮮。又云。籒條不殄。鄭玄解之云。鮮善也。殄當作腆善也。東坡蓋本之作鮮腆之語。然其義自與詩不同也。漁村大喜而去。漁村以慶應二年九月病歿。歲六十九。門人甚多。如島田重禮、鳩山和夫、箕

作麟祥、澁澤青淵、信夫恕軒等。皆有聲名。  
 漁村無子。養妻之從子元起。為嗣。元起通稱辨之助。號竹徑。嗜學。不墜家聲。  
 後任為昌平費助教。明治元年。天皇親臨東京。元起上表。慶賀之。其文云。學  
 校助教臣海保辨之助源元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上表。伏惟皇帝陛下。聖  
 神文武。勇智自天。英斷不測。御極以來。未踰稔。遭逢振古未有之變事。更張  
 列聖既弛之皇綱。赫然興起。南面指麾。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視臣  
 僚。如股肱。上下聯為一體。合公武。如臂指。中外何啻一家。是以化流荒表。聲  
 馳域外。輝神威乎西陲。方鎮岳牧。聞詔奔走。奮天討乎東海。北陸東山。望風  
 迎服。從古以來。未有震電神速。功德隆盛。如今日者也。於是升江戶為東京。  
 撰忠良為方伯。平獄訟。勸農桑。興學校。育人材。良法美政。次第舉行。維此東  
 京。沃野千里。天府之士。民物殷富。寔為五達之要衝。內洋十里。鱗介之叢。蕃  
 舶輻湊。真為八州之腹心。非聖駕親臨鎮撫。不能盡善。於是德音既渙。六龍  
 時邁。鸞旗雲布。虎賁電馳。百神先後。呵禁不若。聖駕所至。垂白之叟。含哺之  
 氓。歡呼頂祝。室家相慶。曰。不圖今日得仰日月之光華。罔不感仰聖德。拊舞

于康衢。臣元起誠感誠喜。頓首頓首。臣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人聽。此  
 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今下情如此。爰知我聖  
 皇上天之所垂祐。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方將一車書乎六合。頒正朔于  
 百蠻。躋世道于升恒。登生民于仁壽。顯庸懋勳。鑲諸玉牒。作為歌頌。薦之郊  
 廟。俾萬有千歲。服我成烈。臣等幸際曠世之昌期。感逢非常之盛典。無任瞻  
 天仰聖。歡欣踊躍之至。謹奉表。以聞。明治紀元冬十月甲辰朔十三日丙辰。  
 臣源元起鞠躬再拜稽首。  
 皆川宗海。名盛貞。字子恭。號宗海。又雙巴齋。通稱辰右衛門。出羽本庄人。天資  
 穎悟。自幼好學。來于江戶。師事余之曾祖父。其始見曾祖父也。曾祖父直命  
 之。為都講。云。後業成歸鄉。任藩主侍講。兼任藩學修身館學頭。著書亦多有  
 之。宗海以明治八年三  
 月。歿。年八十二。  
 庭屋玄龍。名秀之。不知何許人。或云世為江戶人。以醫為業。自少從遊于余之  
 曾祖父。學力富贍。尤長于吟詠。著書亦多有之。如久疾新書。其一也。  
 玄龍學詩十餘年。嘗慨然嘆曰。今之詩者。浮華纖縟。無用於身世。佛所謂狂

言綺語之雄者。是豈足焦思乎。遂改志學醫。不藉師傅。超然有所默契。治療廢痼。屢得奇驗。云。

玄龍居在於江戶石濱。曾祖父屢過此。作詩云。家占幽閑。隣佛家。一畦野菜亦春華。茅檐點滴黃昏雨。留客多情孰與花。

釋靈巖。北越岩船郡某村。修驗僧也。少來于江戶。從余之曾祖父。及先大父。而學。學成後。歷遊信越。及二毛二總。間舌耕為活。

靈巖性極伶俐。而書字極工。且捷。平生與人對話。而筆能記其所言。言與筆不少亂也。

靈巖極有口辯。而能明記律文。數受人之請。出於訟庭。辨詰不撓。竟能取勝。云。

平井飛卿。本姓三浦氏。名世雄。通稱燕次郎。安房平郡佐久間村人。後出為勝山村。平井氏。義子。年二十三。來于江戶。入于我。曾祖父之門。學平井氏。以釀酒為業。同村某。以射鯨為業。累世各守其分。後某竊開壩。酤酒。飛卿祖父沮之。相共角爭。遂訟於幕府。獄事三年不決。家事將衰。飛卿乃代祖父。而主其

訟。訟餘讀書。練才。於艱難之間。終全其勝。而歸。其獄始于文化六年。而終于十一年。云。

飛卿為人。行義純篤。舉止端嚴。人有過。必微詞婉諷。雖臧獲。無所凌。故。人皆心服。天保元年。勝山村有火災。三年又有災。閩邑殆墜。塗炭。飛卿發藏。投其急。使民不移。他方。酒井侯好之。賜二口俸。幕府又聞之。加厚賞。飛卿有三男。六女。皆好學。長女某。號幽蘭。尤嗜詩。名馳於遠近。云。

從祖々父晚成先生。有題平井飛卿像一文。一篇讀之。可以知飛卿之為人。也。云。金木子嘗携一幅。來示予。曰。是僕妻之父。平井君。肖像也。僕自八歲侍君。朝經暮史。日々親炙。其教諭之深。父無以加之。寒則襲。瘞則搔。啼號則與餅餌。菓賦。其養育之厚。母無以加之。十九游學。而訪彼。尋此。者是君之所命也。廿三歸家。刀圭為業。最屬日多者。亦君之所賜也。所謂所天者。其唯在君。故每且露香。以盡此心。唯恨君之賢德。而不能見。妻教兒。又不能待。僕報萬一者。嗚呼。何故耶。言畢。而酸鼻。予聞其言之切實。又見此像之彷彿。追想君之恩澤。屢波及此身。而不覺老淚之橫集。相共執。拭面。金木子名善卿。為新

田義顯之後人。其冒金木者。蓋足利執政之時。晦韜其跡。而用義顯夫人之氏也。大田玄齡書。飛騨以天保十年正月段。年五十七。

原澤文仲。名誼。字子恕。文仲其號。又號圭亭。上毛野田村人。以醫爲業。受儒學于余之曾祖父。及二年四十有五。託家於義子義道。自住於江戶。嘗慨然嘆曰。古之醫。意也。汎學而精其意耳。今之醫。衣也。飾衣服。以欺俗人耳。不仁莫大乎是。不如精吾意也。遂研究漢蘭醫術。各求其秘。文仲以天保十年五月段。年七十六。

義子義道。通稱貞三。號復軒。少遊于江戶。亦受儒學于余之曾祖父。其於醫術。遍探名家之秘。遂以名醫見稱。故請其治者。一年至五六千人。由此同邑。逆旅爲生計者。有五六家。世醫害其能。至有僞曰。義道歿。以誘病人者。其盛可想矣。

復軒家有榮散之人。嘗語人曰。僕遠方酒保也。誤折一足。百事不辨。不知何人。昇來。幸至此家。折者復續。絕者復蘇。故給事於塾中。以報其恩。蓋復軒之生。死肉骨者。不暇一一記之也。善書家無窮者。深賞復軒之妙術。書第一家。三大字。爲額。使揭諸其藥室。復軒曰。既有字。不可無之。記乃使余先大父之

弟晚成先生。作之記。云。復軒以天保十二年十月段。年四十四。

木塚利和。字元長。通稱傳兵衛。上毛植野人。年二十五。遊于江戶。入我。曾祖父之門學。後歸鄉。講學之傍。手耒耜。以務農。合邑於式。之。遂舉爲里正。利和爲人。朴而靜。秀眉和顏。長不踰中人。鄉音喃喃。不伐其能。無賢不肖。僂身降階。故人多昵之云。

河野樸齋。名文明。字子哲。一字左六。樸齋其號。武藏本庄人。自少歸于商家。曰。木屋。所謂木屋四郎右衛門是也。以鬻材。與穀爲業。日夜孜孜。終能興家。以邑豪見稱。

樸齋儉勤興家。而毫髮無有。鄙吝之氣。天保丙申。凶荒尤甚。時上毛白井驛有火災。大半爲灰。樸齋聞之。直出百金。投其急。樸齋性好學。恒手唐宋詩。吟哦自娛。有握筆者。過訪。則久留。而厚遇之。以求其所長。樸齋平生戒其子曰。早起晚寢。以動生產。則一日是兩日。其益不可舉。而數汝其勉。強此一語。可以知其興家也。



標齋嘗求書於余之曾祖父。曾祖父乃書八句三十二字，曰：道術在學，學則不固。精氣在養，養則不衰。產業在勤，勤則不乏。子孫在教，教則不愚。標齋終身墨守其語。

標齋以天保十年三月十日病歿。遺命曰：願使錦城先生之子誌我行狀。後無幾，我從祖父晚成先生過其里，受家人之囑，記之行狀云。標齋歿時年六十九

金子竹香，名晉，字子明，通稱玖右衛門。武藏埼玉郡久喜人。少時來于江戶。從余之曾祖父及龜田鵬齋而遊。竹香家饒於財，凡秘冊奇書，人之所不能致者，不惜重貲而購之。故架上所插，皆世之所希有也。晚聚徒講經，暇則援筆爲書，初出入諸家，後篤信右軍，不復顧他云。

小林修省，名牧象，修省其字，號竹窓。下野迨間村人。以醫爲業。少小來于江戶。就余之曾祖父學。曾祖父歿後，歸鄉以授徒療病爲己任。又數招致晚成愚溪，二先生以教諭村民。天保乙未歲，愚溪先生欲至修省家，不幸途而死。修省驚悲，收尸厚葬之。人皆稱其厚于故舊矣。

修省在外飲酒醉而歸，則擲錢如雨，使村童聚拾之。以爲愉快。然平生燒薪

有法，析枝以尺寸，未嘗苟且也。

修省無子。晚成先生使養館林人佐藤氏，子統藏，爲嗣。統藏號修庵，能繼其箕裘。

谷鹿門，名元鼎，字鎮卿，通稱啓藏。鹿門其號。上總海保村人。自幼而不好弄戲。正襟端坐，有老成風。每日五鼓纔動，則起誦詩書。暮則點燈披閱，油盡而寢。歲十一來于江戶，入我。曾祖父之塾，勉強愈甚。其經說深搜博採，手親謄錄。以爲帳中祕，一々暗記，莫有遺忘。

鹿門學成後，僑居江戶業儒，教授生徒。後以父母年老，侍養無人，去歸于鄉。定省溫情，以罄其歡。然誦讀猶不倦。以二月二七，開經筵，諄々誘諭，後進入門者，皆能守儉勤業。一人莫有敗家者，遠近稱之。

小町玉川，名玉成，字溫卿，通稱雄八。玉川其號。武藏多摩郡人。初交於遊俠，帶長劍，稱雄于閭里。間既而折節讀書，就余之曾祖父學。常好賦詩，時廢寢食。嘗游杉田，觀梅囊，無一錢，飢不能起，偃臥于梅花下，吟哦之聲，駭於時人。有村姥憐其飢，飯之。然後得起。曾祖父聞之，以爲千古奇事，賦詩二首，云：梅以

清標，高出塵。華軒勿訪，一枝春。欲知千古看，梅妙吟對仙姿。有餓人。高韻堪誇富貴人。此兄元自愛清貧。療飢試吸花間露。或是洗君詩骨。塵時都下善詩者。有飢看梅花詩和者數人。傳播一時。

玉川開導，小子後生。作數語曰：父不孝，子之不孝。忠慈之不至，子不忠，父之不慈。忠慈之不足，君不忠，臣之不忠。忠禮之不至，臣不忠，君之不禮。忠慈之不足，夫不忠，婦之不柔。忠和之不至，婦不忠，夫之不和。忠柔之不足，兄不忠，弟之不悌。忠友之不至，弟不忠，兄之不友。忠悌之不足，朋友不忠，彼之信不足。忠我之信，不至。

玉川年過四十，遇疾善忘。日用之飲器食具，不記其名。然枕上猶書忠孝二字。不少措。云後病已復故。乃自稱再生翁。歷遊二總，問故人門生。皆喜而延之。以聽其講經說道。

文政年間，玉川為彦根侯井伊直亮所聘，任侍講兼教授藩士。及天保九年八月十二日病歿。歲六十四。所著有玉川百詩、自修篇、行于世。根來喜內名正武，幕府麾下士。任為弓手隊長。食祿數百石。為人高明英敏。自

幼學射御劍槍，皆能造其闢奧。他至凡百伎藝，莫不通貫也。

喜內行己極正嚴，而有威待人以寬溫，而有和好。受謔言不恥。下問得人，一善若自己出。以故人亦樂告以善矣。其遷為冗官總管也。更卒皆泣涕曰：慈母去矣。吾儕幼子，何以能育其見慕如此。

明和安永之間，江戶之政日就陵遲。公侯之家好為淫哇之聲。莫之敢禁。貴遊宴會，以此助歡狎昵。伎倡愛幸伶譚，猥雜無章。宜淫不恥。舉世以為常矣。喜內妻在家日善操三絃。然自嫁喜內，終身不復彈之。可以知喜內之治內有法也。

喜內子男四人。長正聖，名斯文。字子寬。一字遠人。號晴浦。繼父，後亦稱曰喜內。任為巡察火路。性好學。有文思。又好擊劍。從父受其術。窮直心流，奧秘云。子寬極好詩。從余之曾祖父學。其所著有江東十景詩一卷。曾祖父作之。序子寬又巧臨池之伎。時有客請書者，援筆揮灑，尤妙于草書。人得而珍之。先考數語，以子寬復父仇之事。曰：子寬父善劍，與一劍士競技。為其所枉殺。子寬不堪悲憤，辭職周遊四方。以索其仇。一日至熊谷堤，與仇人邂逅。子寬

呼曰汝枉害我父而去。今與汝遇於此。天誘我也。汝其授而首。囊裝約袂。拔刀近之。仇人知不能脫。拔劍接鋒。互進互退。時劍客戶賀崎熊太郎。秋山要助二人。偶過此。知子寬報仇。自左右而大聲勉之。仇人大驚。將逃去。躡石而顯。子寬疾擊斃之。厚謝二人而歸。具狀白官。名聲大噪。此事蓋先考傳之。于先大父也。而余之曾祖父作子寬。父喜內之墓表。而無一言及此事。余甚感之。豈其家有所忌。而曾祖父不記之乎。

秦星池。名其馨。字子馨。通稱源藏。星池其號。又號知齋。江戶人。自少好書。字。從細井九皇而游。後又至長崎。就清客徐荷舟。劉培原。二人。質以字法。自是之後。伎倆益進。名聲稍高。

星池初就余之曾祖父學。文化乙亥冬。星池與菊池五山。大窪天民。山本綠陰。依田竹谷。佐藤晉齋等相謀。作名士品題。以行之。于世其所班列。多出。于愛憎之私。而無一出于公議。曾祖父見之。大怒。召星池。痛辨其妄。且責其伍。于天民綠陰等。而爲此舉。遂與之絕。此事余別詳記之。星池以文政六年三月段。年六十一。

近藤元隆。字公盛。通稱大作。號棠軒。又敬齋。幕府獄吏之子也。自幼好學。入于

余曾祖父之門。學才學。踰衆。歲二十五六。著宋名臣言行錄輯釋。頗有聲譽。元隆常自負其學。往々凌侮人。同門諸子惡之甚。一日元隆忽然來訪。余之先大父。大父延之。坐先取輯釋。痛辨紕繆。次論及諸經史。元隆切齒。力不能敵。挫服倒屣而去。時聽者滿坐。皆以爲快。元隆心有所愧。不復爲凌傲。諍罵也。文政八年十一月。罹病歿。歲僅三十有三。輯釋。往々有紕繆。晚成先生亦辨之。

岡田十松。江戶劍客也。與杉山要助。秋山陽太郎等。齊其名。性好學。又好賦詩。蓋劍客中爲所希有也。嘗詠梅花。寄曾祖父。曾祖父賦小詩二首。謝之。云。林塘水月恨無光。乍詠梅花慰斷腸。彷彿仙姿眼前出。喜君詩似返魂香。七松居士古閑民。君號十松。優古人。愛玩歲寒清節。友高姿莫染世途。塵情不得十松詩也。

酒井良佑。通稱捨吉。越後高田人。事于榊原氏。自少好擊劍。及來江戶。師事于藤刈近義。與鵬八郎。井上傳兵衛。齊名。

當時秋山要助。以劍豪有名。一日余之曾祖父會衆門人。談及劍技。大稱要助之技。時良佑亦在坐。謂曾祖父曰。要助技雖巧。恐不及僕也。曾祖父曰。汝

勿大言。如要助之技。天下無有幾人也。汝果得與之抗。何不與試。技。良佑曰。僕固欲與抗。於是會祖父乃招要助於家。以使試。技。良佑四勝。而一敗。時衆門人環坐。觀之。始知良佑之技。超絕于衆。云。此事。史評之。

良佑性又好學。常挾書。侍于余。曾祖父之經筵。曾賦對。月有。感云。岩城山月影婆娑。雨後田園涼思多。懷得二州橋畔夕。扁舟載酒碎金波。

良佑與井上傳兵衛爲心友。烏井甲斐守爲長崎奉行。計諸姦惡。事誘藥種商。子本庄茂平治者。以爲己黨。其歸居江戶邸。夜召傳兵衛而襲之。竊語以密事。傳兵衛曰。事甚不祥。僕死不敢爲。甲斐曰。然則先生勿泄之。曰。諾。言不敢出。盟可也。及辭去。甲斐恐其有漏泄。命茂平治害之。茂平治性沈毅。善擊劍。乃送傳兵衛至某地。拔劍自後斬其肩。斃之。後及甲斐事覺。獲罪。茂平治亦爲捕斬云。

勇夫大八。不詳姓氏。鄉貫。性勇猛強悍。極好鬪爭。然其所擊殺者。大抵博徒若亡賴之徒。不敢殺一良人。以故官不問之也。上毛梁田有彌太七者。博徒。長也。有與他博徒相爭。則請大八使當之。一夜。敵衆數十人來襲。大八獨執刀。

而出。有敵三人。二人自前。一人自後。自後者以刀擊大八。大八顧後。舉足踢之。斃。乃進。當前者皆擊殺之。蓋三人亦博徒。小首長也。餘衆見之。驚散。

大八好學。遊于余。曾祖父之門。一日。講畢。後於衆門人中。袒裼以示創痕。頭首至足。殆無完膚。大八亦以自負。

大八學劍術。於戶賀崎熊太郎。與秋山陽助爲友。陽助以劍術著天下。大八以善鬪名。而二人相親善。相推尊。各誇其所長云。

久保木竹窓。名清淵。初名蟠龍。後改仲默。通稱太郎右衛門。號竹窓。下總香取郡津宮人。家本農。兼業商。竹窓性溫粹。重厚。專以德見稱。其學兼和漢。極尊奉孝經。著補訂鄭註孝經。孝經獨見。孝經孔傳翼註等。如補訂鄭註孝經。尤傾注心力。裨益於學者。不淺鮮也。

竹窓廣額。方頤。眼若秋水。道容粹然。音吐清亮。一見。知其爲君子人也。大窪天民語友曰。我閱天下之士。多矣。未嘗見風采如此人也。渡邊嶺山亦歎曰。余好寫真。多藏古賢小照。求之古人中。竹窓先生。殆小藤樹歟。何其貌之相似也。以上據清官秀堅所記。我先大父每至下總。訪竹窓於其居。談論累日。殆忘倦。常語人。

曰。蟠龍性極。溫良敦厚。而智慮周到。真君子之人。我聞天下之人。多矣。未見有如此人者。也。併徵三人之言。可以知竹窓之為人矣。竹窓以文化十二年八月歿。年六十八。

伊能忠敬。字子齊。通稱三郎。右衛門。晚稱勘解由。號東河。下總香取郡佐原村人。自少好星曆學。寬政六年。至江戶。遍訪曆家。質疑義。有未釋然者。及見高橋東岡。始聞西洋曆法。宿疑渙然。冰釋。遂棄舊學。而學之。東岡之門。不乏其人。而推步測量之精。獨推忠敬云。

忠敬在江戶。與我曾祖父交。每有暇。挾書冊。以待于講筵。以故。我先大父亦與之相知。常稱曰。伊能氏。溫良恭讓。有長者之風。

忠敬測量海內也。坂部惟道。東奔西走。幹辨其事。是人之所知也。余又聞之。先考曰。吉田藩士橋本庸成。亦與而有功焉。果然則庸成當忠敬測量三遠之地。加而助之也。庸成通稱周作。巧算術。兼通天學。傳淺野艸舟之學云。

大聖寺藩人之負笈遠來于江戶。而執贊于余之曾祖父者。為江森城陽。竹內福水。竹內綱。字黃。草鹿玄龍。子伯英。龜田馨。仲。字蘭。稱少佐。久世吉之丞等。今記江森城陽。竹內福水二人。事竹內綱以下四人。余聞其名。而不詳其事蹟。

江森城陽。名長順。通稱左久馬。城陽。其號少時來。江戶。從游余之曾祖父。學已成。歸于大聖寺。仕藩主前田利之。為世子利極侍講。為人方正恭謹。雖燕居。未嘗為橫臥箕坐也。公務之暇。則凡讀書。屹々不倦。常曰。聖人惜寸陰。我輩豈可不惜分陰乎。每夜寢。不過二刻。著書多有之。晚年悉投之于火。十溫一助。溫古古義。二書。門人傳之云。

竹內福水。名世洞。字錦父。福水。其號。通稱權右衛門。幼而岐嶷。從父受學。歲二十四。始來于江戶。師事龜田鵬齊。古賀侗庵。後從游。余之曾祖父。專修經義。學成。後歸藩。任為世子利極侍講。福水學力富贍。識見卓拔。一藩子弟。仰慕如秦斗。文久二年。罹病歿。歲七十三。

府川弦五。名通瑛。字子琢。號益堂。姬路藩人。世食祿三百石。至弦五。不屑仕。去至上毛。精壁撮。授書。以終其身。云。為人。有文武材幹。嘗校本木正榮所著之海岸備要四卷。附以己之說。以述海防之不可忽。可知其人。能通當世事。務。而不甘為讀書人也。先考屢言弦五事。蓋受之先大父也。村尾匠作。德川氏世臣也。性好學。從遊於余之先大父。又善諸武技。文化年間。

北地之變。匠作與父往。與俄人相搏。立捕縛數人。後匠作謂先大父曰。彼軀幹魁偉。而有膂力。然我術制之。有餘。不敢足。恐也。蓋謂我有柔術劍術。而外夷不能抗之也。

竹內東白。名賁。字季趾。一字秀明。東白其號。下總人。學極和漢。兼通和蘭。書於火技之術。亦頗有所研窮發明。著泰西王氏銃譜。皇國火攻神弩圖說前後篇。重訂洋外礮具全圖。隨機備要方等書。以詳述其事。初在江戶。後移住于京師。與坪井誠軒。緒方洪庵等親善。余之先大父亦與之相知。數稱其人之有才幹云。

志毛藕塘。名正應。字子健。通稱秀次郎。藕塘其號。又號霞海。號芙蕖亭。江戶人。少奉古學。又受詩法於菊池五山。以才子見稱。嘗見余之先大父。問以蠶馬同氣之所由。大父舉諸書辨之。事見于大父之訓蒙淺語中。藕塘所著有二百東坡二卷。興到詩一卷。興到詩凡七十八首。可誦。藕塘以弘化二年五

朝日晉亭。名長昭。字德臣。通稱直二郎。晉亭其號。又號尊經。肥前大村人。一日訪余之先大父。談及中庸。大父不可其說。痛辨斥之。後大父謂曰。晉亭之中

說固不可從。然其誘諭世人。以卑近易入之言。其意甚可嘉也。晉亭平生活頭髮。以紙燃子。大父賦詩云。幾條捻子是何來。謹惜離中紙作堆。動儉興門聖賢教。飛英騰茂。莫誇才。晉亭所著有元詩選。中庸續俚諺抄等。

舟生備成。字榮卿。號濱釣。江戶人。爲人間澹雅潔。不近勢利。平生好學。以著書爲事云。

余藏備成所著左傳杜解補補一卷。余之曾祖父序之云。予家箭倉衛術地。近兩國橋。紛華囂塵。甲于江戶。以故比隣無好學者。獨得榮卿。悅其人。清遠過從。無暇日。以爲德隣。乃知備成之家。與曾祖父相隣。而其交相親也。然備成之事。他無所聞。

左傳隱公元年。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備成曰。難與難同。驅逐疫鬼也。傳假爲驅逐之義。不言一段出奔。以莊公驅逐之也。曾祖父以爲前人未發之說。頗賞之。

舊聞小錄卷上終

309  
37

禮園久鐘

終